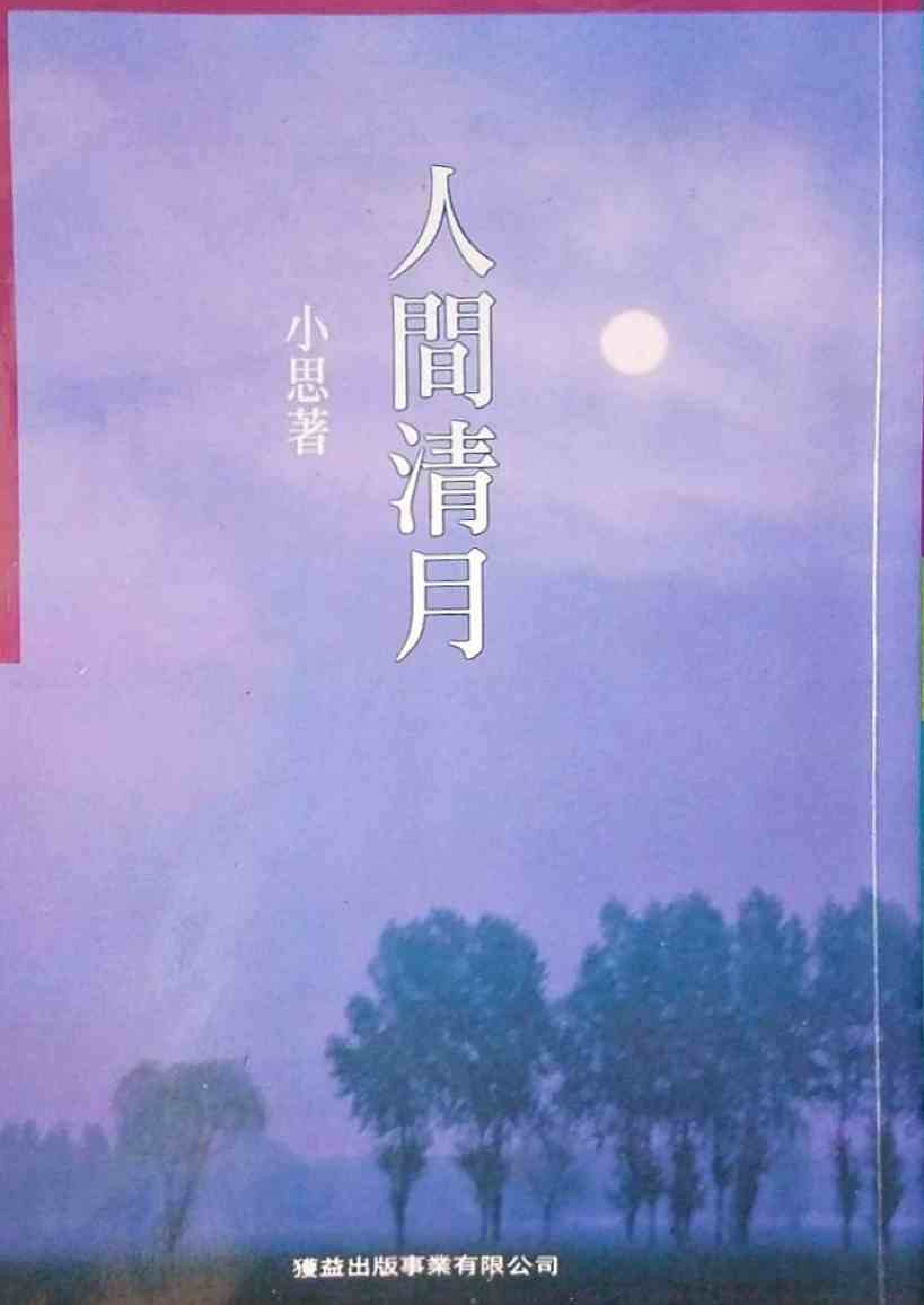

人間清月
小思著
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散文系列

人間清月

小思著

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獲益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人間清月(散文系列)

著　　者：小思
封面設計：水禾田
主　　編：黃東濤(東瑞)
督 印 人：蔡瑞芬
出　　版：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九龍尖沙咀赫德道 6－6A 好德商業大廈 6 字樓 A 室
HOLDERY PUBLISHING ENTERPRISES LTD.
Flt A, 6/F, Hody Comm. Bldg.,
6－6A Hart Avenue, T.S.T. Hong Kong.
Tel.:2368 0632　　Fax.:2723 1401
印　　刷：永利印務有限公司
九龍官塘官塘道 472－484 號官塘工業中心
第一期 4 字樓 L 座
Tel:2555 7311
發　　行：藝美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摩利臣山道一號二樓
Tel.:2574 5650
版　　次：一九九三年五月初版
一九九八年八月四版
國際書號：ISBN 962－449－058－9

目錄

逝去的春風

新傳略記 一一
逝去的春風 一四
死亡，別狂傲 一六
悲慟和歉咎 一八
鼓勵我寫作的生物系主任 二〇
人間清月 二三
想念三蘇先生 二五
朗朗校歌聲中 二七
記住何紫 三〇
紀念高伯雨先生 三二

一屋陽光

狗、貓、魚 三五
吃迷幻藥的人 三七

一屋陽光 三九
狗的故事 四一
紙的教訓 四三
試煉之道 四五
五月天 四七
離 四九
遊伴 五一
誤會 五三
火 五五
「我不愛來這一套」 五七
「巨富」 五九
輕薄短小 六一
告別厚重 六三
請原諒我 六五
一件事 六八
讀書 七〇

忘舊　七二
博物館裏　七四
並不過時　七六
解開了山羊　七九
一對鳥的故事　八一

寂寞的門神

寂寞的門神　八六
砂丘之旅　九一
有陽光的倫敦　九四
新鮮　九六
路過倫敦　九八
想起那城　一〇〇
冷說翡冷翠　一〇二
你在巴黎　一〇四
粗寫三藩市　一〇六

多市第一夜 一〇八
十年重到 一一一

書林擷葉

感覺「感覺」 一一四
書林擷葉 一一六
溫厚之言 一一八
這本書 一二〇
下筆謹慎 一二二
公道話 一二四
悠長的夜 一二六
重鑄人生 一二八
一心 一三〇
《異端的權利》 一三二
《富饒的貧困》 一三五
談書評 一三八

我看《翅膀》 一四一
《日本之謎》 一四三
讀梁先生的書 一四六
換掉影子的大學生 一四八
細讀 一五〇
再說評改 一五二
寫在書邊上 一五五
附錄
小思著作目錄（單行本） 一五七

逝去的春風



薪傳略記

「傳火於薪，前薪盡而火猶傳於後薪也。薪火相傳之無盡，人只見前薪之盡，不知火傳於後薪，永無盡時。」

讀着這段薪傳的文字，心裏很觸動。想想：一堆柴薪爲了供給光和熱，毫不計較地拚命燃燒自己，漸漸成炭成灰。人在旁邊看，總歎息說：「盡了盡了。」那料得，火，已在燃燒中，由前薪傳到後一堆柴薪去，盡的只是軀體，火卻永無盡時——只要後繼有薪！

× × ×

我很幸福，自小就遇上許多好老師。由小學到大學，他們像毫無痕迹的，一點一絲影響了我，點檢一下，要細細道來，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時間並沒使我記憶褪色。從自己當起教師的時候起，面對着學生，老師的面貌音容，反而一天比一天，在腦海裏浮現更清晰。香港教育制度很容易令人氣餒，有時候，學生的表現也叫人會一下子頹喪了，我也許會說些賭氣話。可是，只要靜下來，想想老師可能都曾遭到同樣的挫折，而他們竟仍默默地擔承下來，走着一條漫長的道路，氣便平息了，第二天，依舊欣然踏進課室去。

我很幸福，自教書以來，遇上許多好學生。說好，並不是指成績最好，乖乖聽話的那一種。當然，也有成績頂好的，但最重要的該是在感情交流中，我們彼此都承接了對方的影響。

× × ×

我跟學生的深切認識，並不如想像中那麼順利。有時，我們會鬧意見，鬧得有點大家都不大好過，但我們會盡力找出毛病來，在意見消融後，認識便自然深了一層。

記得初踏教壇那一年，大概有些心怯，對着高大個子的男學生，總板起鐵青臉。學生果然怕得不哼一聲，只是心裏並不服氣。終於，有人要說話了，他在週記裏狠狠的提了意見，認爲我不該吝嗇笑容，要學生受苦。還清楚記得讀着週記一刹那的憤怒，甚至責怪學生爲甚麼只斤斤計較表面的笑容，而不欣賞我傳授的知識。後來，想想自己的老師，也沒誰會板起鐵青臉，憑甚麼我會這樣要學生無端受苦？就慢慢用力改過來。到如今，那個男學生已在遠方結婚生子，相信他並不知道當年一篇週記，對我有這樣巨大的影響。

師生間的溝通，許多時候，不會在課室裏找到適當機緣。通過週記、課餘閒聊，收效倒出奇的大。十年來，我讀過無數坦率的週記，嘗試了解、分擔學生的苦和樂。到今天，當聽到學生告訴我，他們的問題解決了；誰不再恨父親了、誰跟鬧别扭的妹妹和好了、誰想通了一些人生困惑難題，或者說：「老師，我也要我的學生寫週記呢！很愛讀，也用心修改他們的文字。」我便泛起一種難以描述的愉悅心情。說到課外閒聊，理想的當是一盞清茶，在藍

天下草地上，師生對談。忘不了自己對中國近代史的認識，有多少得自書房窗下、惠和園小徑上、跟左舜生老師的閒聊中。也忘不了學懂多少唐詩宋詞，是和莫可非老師在維園草地上的談天中。如今，社會環境不容我帶着學生到處跑，但相信，還有許多學生跟我一樣，忘不了在教員休息室外邊，那兩張綠色籐椅上，我們談到黃昏才散的情況。

學生離開學校以後，各忙各的，有些更到外國去了，見面時候不多，只是偶然街上巧遇、一個電話、一封短簡，都充滿了殷殷情意。

× × ×

我看見老師坐在搖椅上，斜陽照着病弱身軀，晚風吹動了絲絲白髮。我清楚知道：明天，要更用心講授我的課、更關心我的學生，因爲火正燃燒着我，這種使命，承擔了，便義無反悔。

一九七七年九月

逝去的春風

——敬悼左舜生老師

半年前的一個星期天，我把先生從午睡中吵醒，坐在那幽雅的書房裏，一談兩個多鐘頭。先生爲我細細解說了好幾個近代史的問題，告訴我許多令人欣悅的生活瑣事，我也應許了先生幾件要做的事情。然後，先生說：「如果不太忙，多來這裏坐坐，還有許多事，我會對你說說。可是，要說的日子也不多了……。」然後，先生一身瘦骨把我送到門外。粗心的我，竟全然沒有察覺先生面容的憔悴，話裏的蒼涼。當先生病逝的噩耗傳來時，我才猛然醒覺，那言猶在耳的一別，就是永別。第一陣泛自心頭的後悔是：那天，我怎不回頭多看他一眼？

因爲左先生是中國青年黨的領袖，所以許多人說他是個政治家，但他留給我的印象，卻是一個熱愛國家的讀書人，也是一個關懷青年人的導師。

記得三年前，我請先生爲我們一羣青年人講近代史，他竟毫不猶豫的答允了。是每隔一個星期天一次的。我也把我的學生叫來，於是，往往是上下三輩人聚在一起。他的親切和輕鬆，使我們聽得很舒服，也很易接受。七十多歲的老先生，從沒有給青年人一種「高高在上」的感覺，反而能像朋友般談得來，那必須具有一種與年紀無關的「眞」。這「眞」就像一股

春風，吹拂着每個和他接觸的青年人，許多啓發便在不知不覺中萌長了。

先生眼看了中國五十多年來的凌亂，可是，對中國前途的樂觀和對民族的信心，卻堅定得使我們吃驚。當談到國家破析，國族多難的時候，我們都覺得無可奈何，也十分灰心，但先生不止一次告訴我們：「不必怕，能回去的日子一定會來的。你們必須努力，多讀點書，修養自己，那時的國家，實在需要你們的力量。那日子一定會來的——我可能等不及了，可是，你們卻必定等得到。」如今他果眞等不及了，但願我們眞的等得到，也願我們多讀點書，努力修養自己。

先生的溫雅有禮，正是中國書生的典型。他對任何事情都一派愼重，待任何人都彬彬有禮，這更是我們敬佩的。每次我到惠和園去看他，他總會問及許多他認識的人的近況，那種殷殷之情，就夠使我感動。在凹凸不平，擠得滿是人車的聯誼路上，我總走得很慢，老是跟不上走在前頭、扶了手杖、健步如飛的長袍身影。先生總會頻頻回頭說：「小心點，慢慢來。路好難走啊！」是的，老師，路好難走，但我們會小心地，慢慢把該走的路走完。

春風已逝，竟等不及那個他堅信會來的日子！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七日

注：左先生逝於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六日

死亡，別狂傲！

——悼蘇恩佩

「若生命不以長度來衡量，妳已經行完了妳的路程。若生命不僅以量來評價，妳定必得到很高的分數。若友誼不以年日來計算，那我們也可以算是深交。」

其實，我們相對深談的機會並不多，但總是這樣開始，妳端端地坐下來，深深咽一口氣，用手輕撥一下低垂額角的頭髮，說：「眞是有太多太多工作要做了，咳！……」然後，妳說突破、突破少年、青少年問題、說語文問題、說文藝推廣。每次，妳總說得很慢，要深深咽許多口氣，可是，我總覺得妳很急，不知道是妳追趕生命還是生命追趕着妳。近兩年來，妳的話題裏多了「中國」。當妳告訴我北上計劃時，我雖然爲妳的健康、體力擔心，但卻深切了解，妳必須去。不久，妳回來了，談到中國，妳的眼神顯出異樣的光芒，不過也難免帶點憂傷，我們都明白，這憂傷的根源。

妳還是那麼忙着行政、財務、公關。最後妳跟我談的是開設書廊和資深編輯訓練班的事。消息傳來，妳病了，我輕率地以爲這對於妳只不過是一場微不足道的小戰，誰料結果卻是妳

永遠離去。我只是個平凡的人，對於死亡，只有常人應有的恐懼、憤怒、悽愴、無奈。特別在世界需要更多熱心的人的時候，死亡竟然有了一次令人措手不及的「成就」，使我充滿憤怒和悽愴。

但妳畢竟是個細心體貼的人，早爲朋友預備了安慰的話。今夜，我重讀妳的書。妳說：「我是一個蒙赦免、蒙救贖的人；死亡於我並非『不可知之地』，而是遷移到一個更美好、更光明的地方，更有能力地獻上自己。」我不是個基督信徒，但只要知道對於妳來說，這是眞的，我就相信了。至於妳關心社羣的精神，是永不言死的，因爲必然後繼有人。於是，我冰釋了憤怒與悽愴，爲了妳的信仰！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九日

悲慟和歉咎

侶倫先生逝世了！

此際，我的心情竟是悲慟和歉咎糾結在一起。

侶倫先生心臟病突發病逝，在三月二十六日的夜裏——那天下午，我們正舉行一個文學月會，論題是：「香港文學研究——侶倫和他的作品《窮巷》」。假如，一月的時候，我們沒有決定要辦這個月會。假如二月的時候，我沒有撥電話懇求侶倫先生出席。假如三月初侶倫先生來信說健康不大好，不能參加月會，他就眞的不再把這件事放在心裏。假如三月中旬侶倫先生不打電話給我說他可以參加了，假如他說可參加了而我又為他健康着想，不讓他為這件事操心。假如……一切假如，都只是假如，因為侶倫先生已經去世了。

十年前，我第一次看到二十年代侶倫先生的作品時，就訝於這個香港新文藝拓荒者的堅忍和對文學持久的愛意。如果我只看到四十年代末他寫的《窮巷》，一定不了解侶倫先生所走過的路途是如何艱辛。但為甚麼，歷來評論者都沒有全面的、公允的看顧他？——一個屬於香港的作家。好幾次，我請他接受外來學者的訪問，他拒絕了，他說自己沒有甚麼值得說

的，甚至連作品，也不必再提甚麼研究。雖然我並不同意他這種自謙得近乎否定自己過去的態度，但我仍然尊重他的「退隱」方式。直到他把舊作《無盡的愛》、《窮巷》再版，又寫了《向水屋筆語》，我才舊事重提。這一次，他答應我，出席公開的文學月會——歷來，他不大在公開研討會上露面，這一次，他答應了，就是這一次……三月二十五日的晚上，他昏迷了。他來不及參加專誠爲他而開的研討會，聽不見在座的人對他誠心的祝福。

假如，我沒有懇求他出席，也許，……

一九八八年四月六日

鼓勵我寫作的生物系系主任

鼓勵我寫第一個專欄的老師，竟是與中文科毫無關係的新亞生物系系主任，那不能不說是異數。

我常常想起任國榮老師！

大學第一年，我選修的科目很雜——現在看來，倒符合了通識教育的精神，既選了「經濟學概論」，也修了「生物學概論」。爲甚麼選上經濟系的課，已經忘了原因，但選生物學這一門課，是因爲中學時受過鄺愼彷老師的嚴格訓練，產生濃厚興趣，何況，教授是「師祖」，算是一脈同門，自信聽課毫無問題。誰料，上了第一次課，我便暗自叫苦，大學的教學，無論內容與方法，與中學分別很大，而最難過的是師祖任國榮老師好像頂不喜歡中文系，我是班裏唯一唸中文的學生，堂上他多次挖苦唸文科的人，我以後就成了給他挖苦的好對象。

他很嚴格也很苛求，答他的問題，錯用一個字眼，都會給他罵一大頓，而我，幾乎沒有例外，每一課，都成爲他發問的對象，以後日子怎麼過？我只得乖乖用功備課，以爲拿好成績給他看看，就可「免疫」。但我猜錯了，並沒因「乖」而令他放過我，有一次，他居然對

全班說，把課本裏的東西唸得滾瓜爛熟的，不等於好學生，可能是最沒思想的人而已，氣得我直跳腳。

儘管如此，他的課卻的確好，我學到的不只是生物學知識，還有思維方法。所以，雖然上課時，往往嚇得面無人色，——隨時變成他話題一部分，例如有一次，他在講自然現象，不知道怎樣說到雲層，他就忽然指着我說：「不要以爲作詩，白雲啊！天上的雲呀咁簡單。」逐漸，我也習慣了他的態度，把他那即興式挖苦看成調劑節目。

一學年過去，我學到的是一套科學理念，和一些日常現象的學理解釋。暑假，我到台灣去旅行了一個月，帶回來的是一肚子感想。有一天，我經過生物系系主任辦公室門外，任老師看見我，微笑招手：「細路，唔見咁耐，去邊呀？入嚟坐吓啦！」以後，每星期，他都說一次這樣的話，而我就會坐在他辦公室裏，喝杯香片茶，跟他聊天，——談的竟是文學和創作，你說奇不奇怪？他的中國舊文學根柢很好，這是修他一年課後才知道的，但他很不滿意一些傳統中迂腐的讀書態度，認爲不問根由地一味服從權威諸家註釋，不夠科學，這也正是他挖苦唸文科的人的主要原因。由於我剛從台灣回來，不免就向他說了一些看法。他聽了，就對我說：「這些看法很特別，爲甚麼不寫出來，給人家看看呢？寫好拿來給我看！」本來，我還是很怕寫成的東西又成了他挖苦對象，但我實在有太多感想，卻不知道說給誰聽，竟然有無比勇氣，寫了就拿給他看。過了一個星期，從他手中接過那些稿，發現他用鉛筆做了許

多批語，指出了思想上、文句上的問題來，他的認眞，令我既驚訝又感動，一時說不出話來。他還不斷鼓勵說：該拿給更多人看，於是，我便下定決心，拿去《中國學生周報》發表，那就是我第一個專欄《一月行》的由來。以後，我寫了東西，都拿給他看，經他近乎苛刻的挑剔和適當的鼓勵，我會一字一句的修改。三年，沒有間斷過。離開新亞，就再沒有這種好機會，但我下筆寫文章時，總十分謹愼，彷彿聽見任老師說：「細路，唔係白雲啊，天上的雲呀咁簡單。」

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人間清月

——敬悼任姐

一個道成肉身的中國書生去矣！

如此人間清月夜，逝去即成永訣，不老不死，也不過是記憶中的凝鏡。

那眉宇間泛出的清俊，寒星朗月，耐不住相思之苦，自有一番痴獃情狀。追舟者撥柳看蓉蕖是一痴，怒碎伯牙琴是一痴，折梅巧遇是一痴，握管寫春遊三篇未果又是一痴。偶爾的佻皮，掀起人愛恨兩重。遇强横，驚惶失措，遭突變，六神無主，都自有他翩翩風采。

一揮袖一彈指，絕不現代，這個書生叫人傾心處就在不現代，更不現實。他的存在是在實景人生中的虛寫一筆。這一筆，山青水秀，不吃人間煙火，就把現實中的窮山惡水，完全給隔開了。

古代中國、古代中國書生，是眞個怎麼模樣？說起來，山長水遠。只有他，卻翩翩在燦爛舞台上現出色相，在台下的人，分明看得清楚，笑與淚，痴與怨，都入心入肺，但畢竟又終有一層距隔。既可刻骨銘心，又能在劇終時無傷大雅，這一筆虛寫，妙就妙在這骨子裏。

這個書生，多的是柔情萬縷，瀟洒拿揑得恰到好處。瀟洒二字，得來不易。瀟洒不是流

於油滑，卻也必得帶一兩分油滑，油滑中還要有七八分眞情和機智，才惹得人又愛又恨。現世惡俗太甚，淸風朗月，實在衆裏尋他不見，就只在舞台上，有這一段因緣。

我們這一代，感謝這一筆虛寫，由這道成肉身的書生寫就，如今，書生去矣，一代風流，從此了結，說甚麼失悔用桃代？如何取代得來？知音者從此寂寞，人間淸月永成凝鏡。

補筆：任姐，是人們對任劍輝的尊稱。這位粵劇藝術工作者於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去世，我懷着無限敬意寫就本文，並帶到她靈前獻上。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五日

想念三蘇先生

世事如棋局局新！過去大半年，世事之不可料，簡直是電子棋局，變化又快又大，令人眼花繚亂。還有太多人的心思臉孔，變化得七奇八怪，說不合理就有多不合理，香港人看得先是口定目呆，繼而見怪不怪。忽然，我萬分想念前輩三蘇先生。

這種種不按常理出牌的人事世情，一板一眼的社論文章，實在不足搔到癢處。只有高手怪論，才能一針見血。怪論，不容易寫得好，有些怪而不論，有些論而不怪，有些怪而無當，有些論而無力，除了因筆力薄弱，最重要是作者的機智與洞察力不足。三蘇先生的連篇怪論，往往談笑用兵，把問題層層逼出，把人的虛偽剖破。被罵的人臉皮被刺穿，既切齒痛恨但又無可奈何，讀者卻看得拍案叫絕。怪論不等同潑婦罵街，必須有高度幽默感，才能讓讀者品出餘味。作者也應有公正的社會代言能力，方可不偏不倚說盡人間世相。如果三蘇先生尚在人間，過去大半年，就夠他忙了，有寫不盡的題材。六四前後，許多專欄開了天窗，只標出一兩句心中話，這正是三蘇先生早在二十多年前用過的方法。每一次在報上電視上看到一些香港「代表」人物的嘴臉，我都設想，假如三蘇先生尚在，明天報上怪論會有多好看！對於

那些厚顏不知恥的人，專欄、社論不是沒有口誅筆伐，只是他們往往厚得如金鋼罩把身心護住，正面進攻，無法得手。三蘇之筆，所謂「抵死」處，就是銀針一枝，攻其無備，三灣四轉刺入心脾。

目前，只有幾位政治漫畫家也具有這種威力，但怪論，仍叫人想念三蘇先生。不知道是那些厚顏的人有幸，還是香港讀者不幸，三蘇先生竟已不在世九年了！

一九九〇年二月二十六日

朗朗校歌聲中

錢賓四老師追悼會上，全體唱校歌，唱到「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我已泣不成聲。身旁友人事後輕聲對我說：「錢先生高壽而去，又已立言立德，可算無憾，你何必這樣傷心？」友人一番好意，可是他並不明白，我哭的原因。

甚麼是新亞精神？我這個僅僅及錢穆先生唐君毅先生之門的新亞人，其實知得不多。月會上、課堂裏，聽老師講話，看他們行事，桂林街往事實在朦朦朧朧。只隱約中體認他們「亂離中，流浪裏」承擔中國文化的兩肩重擔，悠長歲月過去，不知不覺間，又感到擔子已移到自己肩頭。近幾年來，國事港事，驀然回首，竟然對肩頭重擔生了疑心——爲甚麼擔子愈來愈重？有不勝負荷之感了。別人也在提出無數問題，對全盤中國文化質疑。我試圖努力追隨人家腳步，反省愼思，可是，往往力不從心，迷亂在紛紜的衆說中。究竟這千斤擔子裏有沒有糟粕？如果有，該由我們這一代來檢拾一番，扔掉它是時候了罷？向前行，前路究竟又是條怎樣子的路？一切疑惑，驟然升起，就只覺神思惘惘。

惘惘中，我想念前輩在亂離中，艱險奮進，困乏多情，義無反顧創校傳業，那是多麼廣

大的胸襟，而自己，現在竟然對這下傳的事業，猶豫起來，就更加慌張了。新亞人，該怎麼當？又有多少後來人，當得起？

我不知道別的新亞人怎樣想，每一次想到錢唐兩師的逝去，每一次唱起新亞校歌，我就覺得一個時代已經逝去，而我們卻還沒有魄力，承得起前輩傳下來的燈火，不但接不住，甚至不想接住。儘管歌聲嘹亮，也只不過是歌聲而已。

我們這一代，爲甚麼承不起千斤擔子，接不住傳燈？每一次想起，我就慚愧。前輩生逢亂世，眞的手空空無一物，但他們卻以廣大胸襟，懷抱中國文化。他們的情注在中國生命裏。我們呢？幾十年來這小島上，安頓無憂，成家立業，手中物一一天多起來，名和利一年復一年把人纏得緊。我們擁抱着屬於自己的東西，我們的情只爲個人牽繫，我們的淚只爲個人得失而流。過於珍惜自己，人自然變得老謀深算，再沒有青春氣息。這樣，如何能挑得動千斤擔？如何結得成隊向前行？

錢先生五十五歲，投奔海隅，從無到有，創立新亞。而我們，還未到五十五歲，就已經盤算着該怎樣携家帶產，怎樣提早退休了。也許，這眞是個尊重個人的時代，文化擔子爲甚麼偏偏要我來挑？跨國文化比單國文化更廣闊。一切考慮，已經完全不同，我們有我們的新擔，另有應走的前路，新亞精神已成爲歷史名詞。

正因爲這樣，在朗朗歌聲中，我彷彿看見前輩艱難身影，挑着千斤擔子，用盡青春，在

長路上遙望，遙望，後無來者……而我們，沒有把擔子接好，只是低着頭唱着：「手空空，無一物……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這怎不叫人慚愧？

也許，有些新亞人並沒有這種感覺，因爲他們根本就不認同這擔子應由他們來挑，甚至說擔子裏不是甚麼好東西，更有些人對錢唐兩先生不滿。我也相信，擔子裏不盡是好東西，錢唐兩先生不是完人，但我更相信擔子是應該由我們來挑的。

忽然，覺得自己挑不動，有愧於心，就在朗朗歌聲中，泣不成聲了。

一九九〇年十月十六日

記住何紫

何紫逝世了！

一位與我同齡的人。我們的童年，同在灣仔的天空下，飽受貧窮和戰火的煎熬，艱難地活過來。和平了，我們同進敦梅小學唸書，學做人道理，學懂許多知識，沒有玩具，我們卻愛讀雲姊姊的書……就是這樣，我們長大成人。

童年時代，我們並不認識，但我很早就讀到他寫的文字和編的書刊。直到有一天，我們在蘇恩佩的辦公室裏見了面。談些甚麼倒記不起來，只是臨別時彼此交換了電話號碼。

有一天，他撥電話來說約個時間見見面，想談些出版的事。就在會面的時候，他告訴我山邊社出版計劃。那個時候，中小學生的課外書少得可憐。本地化意識開始高漲，硬要學生接受二三十年代中國作家的東西，作爲閱讀起步，並不適宜。身爲老師的，談到無書可推介，只好唉聲嘆氣。何紫認爲這是自己動手出版的好時機，就憑個人能力，辦起山邊社，出版系列叢書。從此，爲中學中文老師解決了一個大難題。

以後的日子，他活躍於兒童文學推廣、創作、鼓勵後進、中港文化交流……把生命凝聚

成一強力焦點，他在燃燒自己！

他病發之後，我只去醫院探望過他一次——只有這一次。他臥在床上，竟然帶病在趕看徵文比賽的作品。我不知道該說些甚麼，艱難活過來的人，對生命自有極珍惜極嚴肅的要求，也明白生命該怎樣掌握。何紫正在掌握那些有限時光。

我深深相信，他日，談起香港兒童文學的人，一定提起何紫。他爲香港年輕讀者開拓了美麗的閱讀園地，人們不會忘記他！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紀念高伯雨先生

一九九二年開始不久，一連幾位老前輩去世，坐在殯儀館裏，但覺歲月如飛，作爲後輩的我，許多事情還沒有做好，有負老前輩所望。

香港掌故專家高伯雨先生，於一月二十四日去世。他對我的香港文學研究，指導良多。記得當年，我冒昧登門求教，他並不以我的無知而拒，反一一細意指示。特別在日治三年零八個月的那段敏感時期，許多人和組織，到今天仍有人「忌諱」，不願提不敢提。高老先生卻先主動向我提及，並指引了重要綫索，讓我掌握資料，對當時文化界動態，可作公允觀察。將來如能寫好香港淪陷時期文學史，都是高先生之功。他在世之日，我沒有當面言謝，也未及時寫好這段歷史，請他斧正，實在是我的錯失。

另一件憾事，是我沒有趕得及把他的書——《聽雨樓隨筆》暢銷一事告訴他。以他的文名，晚年要出版一本書，竟屢遭波折：以他自己的話來說，「三次受厄，可謂奇遇」，其實也是香港出版界的奇恥。書終於面世，他還得擔心發行問題，怕多餘銷不去的書，家裏沒地方放，最後幸得林道羣先生聯絡，香港三聯書店的幫忙，才解決難題。「意料之外」的，書

十分受讀者歡迎，不及半年，已經售罄，還一連上了暢銷書榜——上甚麼榜，我想他不會在意，只是可給勢利眼的出版商一點他們在意的顏色。這個消息傳來的時候，高先生已經在醫院中陷入昏迷狀態。他的女兒在電話中告訴我他去世的消息時，哭着說：「這暢銷事，早一點知道就好。」是的，就是遲了。在靈堂中，對着高先生遺照，我默默禱告，盼能以這遲來訊息，以慰在天之靈。

高先生幾十年寫日記及剪存報刋不絕，晚年記憶、思路都很清晰，整理他的日記，出版他的晚年文學，對香港研究應有幫助，不知道有心人在否？

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一屋陽光



狗、貓、魚

忽然，許多人在說貓貓狗狗，也有人說腮鼠，眞可愛、熱鬧。

關於狗，其實我從沒養過狗。據說我還在學走路的孩提時代，家裏有一隻大到怕人的獵狗，誰都讓牠幾分，但牠卻肯讓我亂踩亂推。對於那隻狗，已經一點丁兒印象也沒有，家人這樣言之鑿鑿，多聽幾回，就憑空地愛上牠——連甚麼樣子也不知道就愛，很荒謬罷？幾年前，一隻不屬於我的中國黃狗，也叫人心疼，在寵慣牠的主人出嫁後，牠就病懨懨地凄涼死去。如今，依然記得：主人出外，牠那一臉不高興的表情。

至於貓，自從家裏最後一隻貓，在父親回魂夜的第二天早上，不辭而別後，我便再沒有貓。雖然，依然愛貓，也該有幾隻貓可以說說，只是屬於別人的，唉，不說也罷！現在，我要說魚，一條屬於我哥哥的老鼠斑。

誰到我家裡來，看見偌大魚缸裏，孤零零一條老鼠斑，必然先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等証實的確有人養老鼠斑後，總會說：「那麼大可以吃了罷？」這時候，我就替哥哥心疼。自小把牠養大，他倆的感情可眞不簡單。可是，家裏其他的人對牠，卻沒有甚麼「好感」，因

爲，從沒見過如此一條只認得一個人、只歡喜一個人、愛鬧脾氣、愛斜眼看人的魚。

如果是狗，看見主人回來，狂擺尾巴，有甚麼稀奇？老鼠斑也這樣，就有點過份了。整條魚垂得直直，把嘴伸到剛露出水面的地方，等着鮮蝦到口的模樣，恐怕不是普通魚的習慣，牠也只有哥哥餵牠時，才會表現得起勁。陌生人看牠，牠就躲在大石洞裏，僅僅露出眼睛，有時斜着眼看人。鬧起脾氣來，全身淺褐色會變成差不多白色，或者拚命把頭埋進小石洞，碰碰撞撞，分明在折磨愛牠的人。平常，牠不大動，可是神經質發作，會把整大缸水翻動，坐在廳中的人全給嚇一跳。哥哥平日說話莊重得一句是一句，就只有對牠說話是最溫柔的。輕輕拍着魚缸，戴在指上的介指把玻璃敲得啲啲作響，就是他們談天的時候了。

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六日

補筆：十四年後，我養了十隻彩鳳，我天天跟牠們談天，特別是聰明的蠔豬，我懂牠的語言，牠懂我的心理。

又：三年後，蠔豬死了——帶着我濃濃的感情離開了我。現在想起牠，我仍心痛。

一九九三年元月

吃迷幻藥的人

報上說：一個十八歲女孩子吃迷幻藥死掉了。最近，年輕人服迷幻藥，變得瘋瘋癲癲，要送進醫院救治的新聞，似乎愈來愈多了。一直以來，我並不太留心這些問題，因爲在想像中，迷幻藥不易買到，而服用的多是不正不經的人。可是，在短短兩個星期裏，竟兩次看到服了迷幻藥的人，才知道自己的「想像」多不濟事。

一天傍晚，乘公共汽車經過銅鑼灣。車子剛在交通燈前停下來，就看見一大堆人鬧紛紛的。一個學生模樣的女孩子，倚在百貨公司的橱窗邊，身子搖搖晃晃，正死命地扯脫自己的衣服。路人都圍着看熱鬧，有幾個男人笑得好開心。我還來不及看清楚那女孩子的樣子，車子已經開動了。乘客立刻有了共同的話題，坐在我旁邊的女人說：「她瘋了。」後座一個中年女人插嘴說些很難入耳的話，似乎許多乘客都贊成她對那女孩子的「判斷」。我不相信他們提及的那些骯髒「病因」，但一時也猜不透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第二天看報，才知道原來是迷幻藥作的怪。

隔不了幾天，在中環離島綫碼頭外邊，又看見一個頂多十八、九歲的男孩子，踉踉蹌蹌

的，纏着報販咕咕地胡鬧。一會兒，手上一張五元丟到地上去了，他蹲下身子要拾，但看他的手，在那五塊錢的旁邊，抓來抓去，總差幾吋沒法子拾起它。我像許多路人一般，駐足看一回，就忽忙趕自己的路了。沒問原因，不加援手，如果沒有忘記，回到家裏，會多一宗話柄——我今天看見一個吃了迷幻藥的人。

據說迷幻藥跟毒品不同，害處沒有毒品那麼厲害，吃了可以暫時擺脫現實，逃到七彩奇幻的世界去。十八、九歲，有的是勁，那怕前面是風是雨，都該有勇氣睜開眼睛，正視迷幻藥問題和自己的責任了。

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補筆：十八年後，連在普通藥房也可以買到有迷幻作用的咳藥水了。政府在電視中，要廣泛宣傳，教育市民怎樣防止愛滋病傳染——迷幻藥已經變得微不足道，誰該正視這些問題呢？

一九九三年元月

一屋陽光

不錯，大門開處，令人驚訝的是那裏有一屋子陽光。橙紅顏色，配襯得不妥貼，那怕只多了一點點，也會變得輕浮眩目。不多也不少，就有陽光暖暖的感覺，這所屋子好暖洋洋。

幾個人到這屋子來，是約好了要談一個很嚴肅的話題。可是，主持人病了沒有來，使我們的程序錯亂了，像堵牆忽然破了個小洞，風吹進來，有點冷。咳！其實，在這暖暖屋子裏，談甚麼嚴肅話題哩？談起來，太不調和了。我很疲倦，很乏力，幾乎話也不想說，撐着半病的身子，只爲不要爽約掃大家的興，原定節目沒有了，那正好。坐在這屋子裏，只想睡，就像在一個好太陽的冬天日子，坐在草地上，暖暖的感覺，便很容易叫人想睡。但，我並沒有睡，也正因爲那種親切暖暖的感覺。

忽然，我們沒有了平日那些滔滔的話題，有甚麼關係呢？沉默才是無限。屋子的主人抱着結他，一首首新鮮的，古舊的歌，從指間、脣邊飛揚到每一個角落。其他的人和着唱了。偶爾，一個音符錯落，一句曲詞忘掉，總有人嘴角微微掀出一絲笑意，或者輕輕搖頭，也許，

表示歉意，但更應該是表示朋友間的隨便與融和。在朋友面前，還斤斤計較自己表現的得失，還怕出錯惹來諷笑，那橫在朋友間的溝隙一定大得很。緊緊捕捉了每絲微笑每次搖頭，也是暖暖的感覺。

再過一下，歌還是唱着。但有人抱了大堆照片本細心在看，嘴裏是有句沒句的湊着唱；有人伸直兩腿半躺在沙發上，抿着嘴不知道在想些甚麼；有人吊兒郎當翻着歌書，側了頭毫不在意地唱出每個低沉音符。這種散漫眞可愛。平日，生活得太緊張，太一板一眼，這種散漫，對於我，早已是一種遙遠的記憶。應該感謝，這一天的機緣！

不知道怎樣向朋友表達謝意，因爲我只能說那裏有一屋陽光！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補筆：十八年後的一個晚上，我應約到年輕人家裏。門開處，是全屋黑白強烈對比的顏色。我們也不談甚麼嚴肅的話題，而是，卡拉OK的彩色影像在閃動，年輕人拿着咪高峯，跟強大音響比試，完全沉醉在自己世界裏。——也許，這也是一屋陽光。

一九九三年元月

狗的故事

終於，我還是要寫牠了！每次定睛看着牠，總不免感歎一兩句。碰上朋友在身旁，便會沉不住氣嘀咕：「眞不明白，牠有甚麼特點，值得妳說那麼多話？」

牠，是一隻棕黃色的中國狗，不太胖，夏天來臨，毛脫落了些，就顯得有點瘦。嘴比普通土狗長些，張開來時，就有「笑」的樣子。眼睛很有機靈的意味，不過，有時又會帶點迷惘看人。由於讓牠活動的範圍不大，而且都是清潔地帶，加上有相當多時間可以花在洗舐工夫上，牠實在是一隻「整齊」的狗。

晚上，牠怎樣過活，我不知道。白天裏，卻老給鐵鍊繫在操場大門附近。除了偶爾呼喚遠去的主人外，牠相當沉默。說牠懶嗎也可以；許多時間，牠橫躺着，頭壓在前腿上，似睡非睡的，連從操場飛來的球打到身上來，也懶得動一動，牠實在是一隻「閒適」的狗。

狗的工作該是看守門戶，防止陌生人闖進來。奇怪，牠卻見到甚麼人都高興得搖尾巴。最初，我以爲牠有本領「認識」了全校千多名員生，可是，最近學校設了會考試場，幾百個陌生人來來往往，牠依舊不哼一聲。只有流浪狗，是不必負甚麼看守責任，也不對陌生人吠

叫，但牠又沒有流浪狗隨意在街上蹓躂的自由。

家養的狗，自然該有主人。牠的主人眞多！校監校長當然是牠的主人，但幾個時常接近的工友也似乎是牠的主人，幾個愛狗的學生可能也是牠的主人，我不知道在牠心目中，誰最值得牠忠愛。牠實在是一隻「奇怪」的狗。

每次看着牠，我就想：這隻與別的狗有那麼多不同生活方式的狗，活着的滋味又是怎樣的呢？有幾次，看見牠抬起頭來，望着天空出神，我竟然以爲：牠會不會像史諾皮？用冷眼看透千多人的人間相，想許多我們夢想不到的問題，構思着牠的偉大「作品」。也許，牠是隻富有哲者意味的狗！如果不，就是隻缺乏生活目標、失去應有生活方式的狗，那不是很可憐嗎？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紙的教訓

每次在小食店裏，要扔掉那隻剛用完，還完整美好的紙杯時，總是有點心中不忍。有些餐廳會用上精美紙張做桌上墊，看着侍者把沒絲毫污點的墊紙收去，扭成一團扔掉，再換上一張新的，心中又有點不忍。不知道打從甚麼時候開始，認識的朋友都不再用手帕，全改用紙巾了，看人家一包一盒，往往是一用即扔，十分瀟洒。自己嘛，還是用着天天洗換的布手帕，眞呆！偶然，要用上紙巾，也會把它一分爲二，這個習慣，熟識的朋友都知道的。以上種種，不見得算甚麼節儉美德，看起來，倒有一點點小家子氣，但這種「不忍」，是來自那年，一次十分生動的教訓。

那是一九七三年。我到日本去，跟一些日本人生活在一起。使我這土包子驚訝的是他們浪費紙張的程度，在街頭亂派的廣告單張，無論在質和量方面都足叫人大開眼界，這已經不必提了。在許多人家裏，人們通常愛用特備的拭抹紙——在超級市場裏買回來，一大卷，幾天便用完，爲的是方便乾淨，可以一用即扔。這跟我們傳統做法有很大分別。我們習慣用布或毛巾來抹桌子、抹碗抹杯，用完了洗乾淨，下次再用。看在眼裏，只覺有點不習慣，但仍

得承認這是最了當的方法。怎料，合該有事——忽然，世界竟在那年鬧起紙荒來，日本人一慌，搶購厠紙、拭抹用紙的狂潮出現了。聽說香港也有人囤積厠紙，但緊張程度恐怕絕比不上日本人，看主婦一大清早愁眉苦臉排隊去輪購厠紙，差點以爲她們是戰時狀態下輪購糧食的隊伍。上了年紀，又吃過戰時物質缺乏苦頭的人們，開始向年青一代說節省的重要性。可是，二十多年來經濟過份繁榮下長成的年輕人，浪費，已經成了一種生活程序，小小紙荒挫折，也很快過去，當然不會構成有力的說服，相信直到今天，大部分人早忘記那狂潮了。

只有我這個旁觀者，深深記住一場「紙的敎訓」。

一九七七年一月三十一日

補筆：直到今天，我依舊用布手帕，只是柔軟雅淡的布手帕卻愈來愈難找到了。

一九九三年元月

試煉之道

堅持原則！四個字很堂堂正正，掛在口邊，也頂容易，實踐起來，卻是一條充滿試煉的道路。

找尋一個原則去堅持，並不困難；甚至連最沒有原則的人，「沒有原則」也就是他的原則。令我們困惑的，卻是自己找到的那個原則，是不是對的問題。頂住風雨，吃盡苦頭，到頭來，發現自己堅持的原則原來錯了，那會多痛苦！但還有比這更悲慘的！就是竟一直以爲做對了，拚命堅持下去，最後弄得個害人害己、百辭莫辯的罪名。爲了避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的錯失，必須平心靜氣地不斷反省，和有放下錯誤原則的勇氣。這一關最難闖，地位愈高、年紀愈大、自信心愈强的人，便更難過關。多少英雄人物，就因此改寫了一生歷史。

人生，的確是那麼錯縱複雜。原來，錯的原則要放棄，有時候，卻連對的原則，也得放棄。我們有許多大大小小的原則，在某些情況下，爲存大原則，便必須放掉小原則。這又是一套大學問——考慮應不應該放棄，該放棄那一個才對，都叫人傷透腦筋。我們很容易爲了

「只求堅持」，沒有細加抉擇，便造成「因小失大」的後果。這個責任，也只有自己來擔承。

這樣說來，好像向正走上試煉之道的人潑冷水，但，我想，路既然非走不可，倒不如把可能遭遇的困阻，說個清楚，有了心理準備，總比臨事慌亂的好。又也許，上面一段話，太抽象了點。是的，我沒有舉出甚麼特別實例，因爲，道理該是活的，要套實例，就由各人從自己體驗裏找例子好了。

人該有勇氣、決心走上這條路。這並不包括在會考課程或大學入學試的範圍裏，但卻包括在人生的歷程中。現在開始吧！並不算遲！

謹爲一羣爲了原則問題流淚的朋友而寫！

一九七七年五月三日

五月天

五月天，不是個值得快樂的季節。

卅二度，不太熱，燠悶卻如鋼罩般困人。能淌一身汗還爽快，但並不，只是黏糊糊的。禮堂裏，幾座風扇發出的響聲，跟搧出來的風量很不相稱，嘩嘩那麼響，對離它稍遠一點的人來說，它只像具會發聲的機器。

有三百人坐在禮堂裏，他們只是八萬多會考生的一小部分。我幾乎看不見他們的面容，這緊張時刻，又不是要拿補充紙張，可以閒得抬起頭來，讓監考員看到面容的，不會是件好事。五月天，我站在那兒，看着三百人低下頭來，默默忍了燠悶在苦鬥。這不是個快樂的季節。

× × ×

五月天，據說有人正虔誠求雨。抬頭看，這是個奇怪而陰險的天色。滿天黑雲壓下來，連空氣都僵住了，人們都全心等待一場潑辣的豪雨，想着：雨一下，就好了。誰料，只不過一瞬間，竟然會完全晴空一片，彷彿剛才是個騙局。有時候，幾天黑沉着臉，要人帶傘不帶

傘都難決定，這種天色最陰險，最叫人討厭。

那天，看見有人冷不提防給雨水淋得濕透，就更討厭這天色。雨下來，燠悶解不了，水荒解不了，幾乎只爲弄濕幾個無備的人，這眞是立心不良！

× × ×

有人看見我緊握了拳，脹紅了臉，便猜我在生誰的氣。我在生氣，是的，在生五月天的氣。鬱悶、暗熱由上而下的壓着每一個生命，使人有說不出的難堪。我沒法招一陣涼風，一場豪雨，只眼巴巴看着每個生命在鬱悶、在受苦。

五月天，應該很快會過去，我安慰自己說。

也許，未來會更熱，但可以爽快地淌汗。也許，未來會狂風暴雨，但風雨過後，可以看見堂堂正正的太陽。想着，我便平靜下來，只等待，五月天很快過去。

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二日

離

一場完全失去控制似的大驟雨剛過去。街道在太陽烘射下，半乾半濕泛起陣陣帶暖的水氣，使人皮膚膠黏黏，很不清爽。

天藍得很放肆，附近小山坡的草樹，經過雨水冲洗，陽光一曬，亮着像精細瓷器般的光澤。天地間，忽然如此明淨。

回過頭來，凝睇一下那座巨大建築物，然後，讓公共汽車把我帶走。

朋友說：「眞有點想不通，捨不得些甚麼？你原該離開得很瀟灑，揮袖而去才對！」

我沒有捨不得甚麼，但也並不瀟灑。從前，曾迷信着「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的灑脫，只是慢慢離別的經驗多了，才深切知道這不可靠。揮袖的確可以不帶走雲彩，卻不保証不拂動感情。

別離原已慣，打從母親去世，以後，跟着的是父親、朋友、老師的永別；再加上數不盡朋友、學生的各奔前程，教人學懂了這個人生擺脫不得的課題。最初，我有着無限的悲哀感，也有過無奈的沮喪，可是，事實告訴我，那不是好辦法。於是，學會了緊緊把握「當下」——

目前的人、目前的事、目前的情、目前的物。

人生是永恒的奔波，每人在自己軌道上忙，我們不能苟求永久聚合，正因如此，就更該珍惜每分每秒的「當下」。三年來，我在那座巨大建築物裏，是認眞的灑下了感情，心血、時間；珍惜每個與我交往的學生、朋友接觸時所樂所憂，正如從前在其他地方的態度一般。也許，我還做得不夠好，但畢竟用了力。如今，別了，思量中，我們遇過、樂過、憂過，就是幸福，那還有甚麼捨不得的呢？

明天，在另一個地方，另一羣人中，有人又緊緊把握着每個「當下」，但仍會懷緊三年來的憂樂日子，這就是並不瀟灑的原因。

想通了，天地間仍是如此明淨！

回過頭來，那座巨大建築物，已在視綫之外。

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九日

補筆：此文寫於離開藍田聖保祿女子中學的時候。現在回憶起來，那兒的憂樂，仍是充滿青春色彩的。

一九九三年元月

遊伴

一列火車在酷熱中，正奔向前方，我們還有七小時才到達目的地。

把未看完的書放下，實在太熱了，昏昏然，抹了一次又一次汗，不知道在甚麼時候，自己竟諦聽着一個女孩子的戀愛故事。這個在十多天前才認識的女孩子，正興奮地說着她的男朋友。雖然天色已經昏暗，但仍可以看見她一臉青春光輝。半小時過去，大概坐在對面的三個陌生人太沉默，她忽然斷住原來話題，說：「喂！怎麼只聽我說？你們也該說說自己的戀愛故事啊！」當然，我們誰也沒說，而她並不計較，因爲她的故事還沒說完。

每次到外邊旅行，都參加旅行團。一羣互不相識的人，忽然組合起來，要共同進退的一起生活，短的七八天，長的三四星期，這眞是一種很奇特的經驗。

通常，多見面的朋友，幾乎都是同一個圈子裏的人。也許，年齡會有差異，但話題、興趣總會有點接近。何況，長時間的交往中，大家認識得較多，言深言淺，來得十分自然。不過，這羣朋友也沒有長時間共同進退，一起生活的機會，不知道眞有這種機會的時候會怎樣。而我也不大要求有這經驗，因爲最好的朋友，未必是最好的遊伴。旅行團裏認識的人，來自

不同行業，思想、經驗可能是我從沒接觸過的。有些人心裏想着，交了錢，目的是遊地方，最重要是自己看得多，享用的權利不能比別人少，最好是多方便自己，其他團友不過是陌生人，又不準備有甚麼交往，於是，一臨利害關頭，「眞性」便露出來。我最怕遇到這類遊伴，往往壞了遊興。其他類型的遊伴，儘管連他們的名字也不知道，儘管散隊時說再見而事實可能此生永不再見，然聚在一起時，我仍會很珍惜這機緣。

有些人很容易相處，有些人很愛表現，有些人很沉默，有些人總做着令其他人看不順眼的事……一羣陌生人，在短暫相聚後，便毫無關連的分手了，這種體驗很奇特。

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誤會

窗外，是一條馬路。近來，常常傳來異常的汽車號聲，也夾雜着駕駛人相罵聲，吵得人好煩！你道他們在吵甚麼？原來在爭道，而他們誰都沒錯。

那條馬路，本來就不寬闊，加上一邊正翻土修理地下水管，有一段路面，由雙程變成單程，交通由兩盞臨時設置的紅綠燈掌管指揮。問題就出在那兩盞交通燈上。大概管理人的計算錯誤，總是甲方來車駛到路的一半，乙方綠燈已亮，車子也開過來了，剛巧那兒又是個彎角，駕駛人要到了半途才看見對方，車隊在單程上相遇，便進退不得。奇怪的卻是他們都以爲對方不遵守交通燈號。脾氣好一點的，按按號，一方汽車向後退，讓對方先走；但一肚子火的人總是多得很，罵聲連天，各不相讓，甚至跑下車來，指着對方，像要演全武行的樣子。

站在樓上，看得清楚，就不禁替他們的動氣叫屈。看着駕駛者悻悻然，抱着「永遠是對方不是」的心情，各自駛向自己要走的方向。也許，很快忘掉這件事；也許，一直對人家說自己碰上些不守交通規則的人，差點生了意外，然後咒罵：「世界上就有這種人，該死的！」無論怎樣，他們都曾經爲了對方生氣，但卻原來他們誰都沒有錯，那只源於交通燈的錯誤——

是一場彎角上的誤會。

站在樓上，是個好位置，因爲甲乙兩方的情況，都看在眼內。我想：

假如，沒有那盞紅綠燈，自然甚麼問題都沒有了。

假如，他們都曾站在樓上；或者，都曾在對方的地位上嘗過罵；又或者，大家肯平心靜氣研究一下，事情是怎樣發生的，那麼，一場誤會自可免了。

我能這樣想，只爲不在雙方，而是站在樓上。

人生道上，彎角、出錯的紅綠燈太多，自己在裏面，能夠避過連場誤會，眞不簡單，那必須用許多力。

一九七七年十月十二日

火

「快點、快點，老傢伙！那麼慢吞吞，摔死你，不賠命！……要做老太爺，坐私家車，別坐巴士。……」在司機火氣十足的罵聲中，那本來就不算慢的老人家，有點莫名其妙，加點不服氣但又不願反駁的神情，找了座位坐下來，幾個站後，他發現自己並不是唯一的受罵者，幾乎，每一停站，司機便會回過頭來罵下車和上車的乘客。虧他想得出那麼多不同理由來罵人，也服了他竟然這樣中氣充足。年輕受罵者忍不住，跟他對罵幾句後，全車乘客便交上霉運，每遇上路的彎角、斑馬綫前或到車站，司機就作急速煞掣把乘客弄得東歪西倒。終於，有三四個男人沉不住氣，高聲抗議，夾雜着粗口說要拉他下車打一頓。

這一來，便把全車乘客的火也煽起來了，剛才積下的滿肚子氣，一下子全抖出來，大家都像眞要動手的樣子。奇怪，那瞪着牛眼、兇得想吃人的司機，經大家這樣一罵，竟然不哼一聲，沒有反駁，乖乖地把巴士順暢地向前駛。

唉！這眞是何必？一車子戾氣是由他惹出來的。給人喊打喊殺地罵才把火斂了，相信不會好受，但人家也沒有理由平白送上車來，讓心情欠佳的司機來折磨。

這不禁叫我想起另一位司機先生——從他的行動中，我學懂了敬業的道理。他總是樂意，認眞地做自己的工作。

當早班的時候，往往主動跟上車的乘客打招呼，漸漸慣乘這路巴士的人，都認得他，也習慣了回報一聲早安，下車時更不會忘記說「唔該」。如果不經常坐這路巴士的人，看到司機乘客那麼一團和氣的情景，一定以爲他們本來就是認識的。

同做八小時工作，又沒有可能不做，一肚子火和一團和氣，都是要把工作做完，細想起來，眞何必「放火」去誤人害己呢？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我不愛來這一套」

青年提起行囊，到外國升學去。

機場裏鬧哄哄的，長輩彷彿有說不盡的話。其實，叮囑內容，再說一千遍也沒有分別。只是，在感覺上，多說一遍，刻在離人心裏會深一點。青年，心已向着遙遠而奇異的大路；沒有當過長輩，也沒有把自己骨肉送到外邊去的體驗，怎會明白一遍叮囑帶萬分情的好意？只覺得長輩太婆婆媽媽了。

青年對着父母，可是卻四處張望。我說：「朋友不來送行嗎？」他聳聳肩，很不在乎地說：「我不愛來這一套！」看到他的神情，忽然想起自己年青的日子。那時候，總幻想「匹馬走天涯」，以為雕鞍顧盼的豪情，一揮手便滿懷都是。為分離而傷心落淚，就不夠瀟灑。那裏曉得豪情、瀟灑，也要付出代價，也有執着的苦楚。

青年，雙手插在袋裏，仍四處張望。忽然，眼睛露出喜悅的光芒，朝着人羣中走去。朋友來送行了。他們笑得跟平日在課室裏、操場上沒甚麼分別，說着和送行完全沒有關係的話。年青人搭着朋友的肩，笑得滿臉陽光似的。到最後關頭，誰不在乎？青年嘴裏說「我不愛來

這一套」的當兒，並不是有意撒謊，只是連他也不知道，友情正齕着自己的心。

正是分手的時刻，很怱忙。長輩覺得還有話沒說完，眼中閃着淚光。青年提起行囊，頭也不回，大踏步走進候機室，走出長輩視綫之外。也許，他看見長輩的淚光，怕擾亂自己的心神；也許，他詐作看不見。反正，仍可以很不在乎地暗想：「我不愛來這一套！」

誰知道呢？明天晚上，在異地一個連氣味都十分陌生的房間裏，擁一床陌生的滋味，青年會偷偷落淚。大概，他還不知道，人要豪情，也得付出許多代價！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八日

補筆：青年學成歸來了，因爲香港有個女朋友等着他。而一九九〇年，他倆就雙雙離開香港——移民加拿大去了。不知道，他在不在乎，我這個唯一留在香港的親人不去送行？

一九九三年元月

巨富

朋友搬了家，我們到新居去熱鬧熱鬧，發現一切佈置十分適意，更添了不少家具，茶點居然用小餐車推出來，我們不禁嘖嘖有聲，說笑這叫「微型富豪」。

但主人家一一把它們的來歷道出時，我就直覺他們不單是「微型」，實在該是「巨富」了。

原來，除了一套梳化外，其他甚麼組合櫃、衣櫃、書櫃，都是主人自己買材料回來，親自動手做的。小餐車是從廢物堆中檢回來，稍加修理就派上用場。還有許多適合小房子面積的小設計，都是主人精心改裝的結果。憑着主人巧妙心思和手藝，利用公餘時間，就把新居經營得十分像樣。

如果說身份履歷，主人跟許多普通人一般，中學畢業，朝九晚五地上班下班的小白領，沒有受過甚麼設計、木工的專門訓練。只是沒有吸烟、喝酒、賭博的嗜好，不埋怨日子無聊，閒暇時利用拾回來的廢料，修修改改，一回做不好，下回再改進，經驗就積起來了。最初不過鬧着玩，後來發現眞的有實用價値，因爲年中家庭用具的維修費，的確省了許多。

這樣一來，既不必傷神求工匠幫助，又處處依自己心意安排，可以說一切從心所欲。最重要的還是公餘也不會覺得百無聊賴，看看自製的東西，滿屋都是，自有一股成功的快感。

靠自己一雙手，動動腦筋，把家居生活弄得舒舒服服，又不必求人又可省錢，而精神上更獲成功的滿足，比起許多嚷着空虛無聊、不知如何安放自己的人，他就該是「巨富」。

家財以億萬計的巨富，不是人人能做得到的。可是，這種操縱在自己手中的「巨富」，卻唾手可得，問題只在許多人平白錯過罷了！

一九八二年一月三十一日

補筆：搬家以後，他又利用公餘時間去尋師學藝——陶瓷製作，幾年來作品不少，現在家裏有了工作間，設了電窰，是個陶藝家了。

一九九三年元月

輕薄短小

我竟然流行起「輕薄短小」來了。

像信用咭輕薄的電子鬧鐘，像打火機大小的收音機，摺疊起來可以藏在比手指魚條還要短薄的盒子裏的老花眼鏡，這三樣東西，我天天都用得着，帶在身邊，一點也不覺負累。原來，「輕薄短小」的時代，早已悄悄地進入了我們的生活，而帶動這個時代的是日本人。

記得小時候家裏有座唱片機，掀起蓋子插上大手搖，又得把唱盤底部的小木門打開，讓聲音從裏面傳出來，整座東西大得像個木櫃，說多厚重有多厚重，如今整套音響組合才不過一個小手提箱那麼大小，隨身帶着的收錄音機小得更不必說了。現在人人都講求方便，人口多地方小，輕巧的用品自然受歡迎。推動這潮流最力的是日本人，想來也順理成章，因爲論資源論空間，他們都比別的國家着緊得多，以他們的科技水準和創造改良精神，全力研究，當然可以「說有就有」。加上日本工藝一向以細緻見稱，與迷你科技製品配合起來，眞是如魚得水，輕薄短小，完全適合日本的民族性。

最近看了一本書，「日本經濟新聞社」一九八二年出版的《輕薄短小的時代》，林之輝

譯的，才忽然明白，原來自己早在不知不覺中活在輕薄短小的時代裏。這本書，據說一年內再版十次，而「輕薄短小」一詞，更在日本風行一時。書裏舉了許多個案例子，雖然都是日本人日常身邊事物，但在香港，日本製品實在太流行，因此，我們不會感到陌生。還有書中提供了許多有趣的知識和探討了一些我們忽視的概念，都很值得現代人注意的。我們實在該注意一下，輕薄短小的由來。

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二日

告別厚重

流行輕薄短小，難免叫敏感的人產生杞憂。

在傳統概念裏，輕薄、短小都不是正面稱許的詞，儘管有點嬌小玲瓏的意思，但畢竟輕薄。人的個性、品味與時代文化、生活環境有着極密切的關係。世界上許多幅員廣大，歷史悠久的國家，都講究重厚長大，表現了穩重、沉實、廣寬、博大的精神。且看那些國家的建築、器皿、用具的式樣，往往都給人這種感覺。雖然中國有薄胎瓷器，歐洲有些國家生產極薄玻璃器皿，但都不是人人常用的，不能當爲主流形式看待。不必再討論人性影響了用具樣子性質，還是流行用具樣子性質會影響人性，總而言之，二者應有極密切的關係。據專家研究結果，輕薄短小是工業高度成長時代過後，踏進穩定成長時代的象徵，顯示了人的生活趣味變得輕鬆，社會也開始瀰漫着「不全力以赴，也沒有甚麼關係」的氣氛。生活變得輕鬆，當然是一件好事，但「不全力以赴，也沒有甚麼關係」，那就很成問題了。假如，「沒有甚麼關係」，是人的精神面貌，正面說可以是「淡薄」、「不計較」，反面說可以是「輕浮」、「不認眞」。就人性發展看，趨向反面遠比正面爲易，如此，怎不叫人擔心？

器皿用具，有些輕薄短小，還是有吸引人的優點，但，人的感情個性輕薄，眼光志向短小，就不妙。日本民族性充滿矛盾，他們用具輕薄短小，對國家、工作的感情態度，卻一點也不「輕薄」，日本人幹起事來，全力以赴，把最卑微的工作，也當成重大事業般看待，對未來有長遠計劃，一點也不「短小」。現在他們把輕薄短小推行到世界各地，怕只怕我們沒有那種矛盾特質，於是，一切都與厚重宏大告別，那就「中計」了。

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三日

請原諒我

今天，我接到一封美國寄來的長信，一個離開香港十多年的男學生寫給我的。這個學生，就是我初爲人師時，他「冒險」在周記中批評我上課沒有笑容，教會我當老師更該反省的人。十多年不來信，如今只因看了我寫的東西，不同意，要提出他的看法，就給我寫了一封信。他寫得太好了，我不想轉述——轉述也不會寫得比他好，試抄錄如下：

「……《中國的牛》裏面對印度、荷蘭、日本、西班牙的牛譬喻得很貼切。對中國的呢，妳可不可以改一改？『默默地工作，平心靜氣』，好像不合時宜。中國的牛畢竟要醒覺了，不能老套着封建餘下的框框去沉默勞動，百般忍受，讓別人得到收成。哀哉！中國人一向慣於沉默，埋頭苦幹，不隨便發表意見，外國人總是拿中國人這『弱點』來佔盡便宜。

「在外國，發言是必須的一種本領，辯論是起碼的本能。只會忍，你就會被認爲是愚鈍，天生被欺負或者不須放在眼內的小人物。在公司裏，只默默地耕耘，無論你成果是多麼好，你只是個平庸，守本份以及馴服的好僱員而已，不算得上一個主管領導之材。單是平心靜氣去忍不獨解決不了問題，有時還帶來更多不必要的誤會和猜測，加重了問題的障礙。

單是沉默工作，就不易成大事，特別在這個多元化的現代社會裏。……再者，現代中國的牛多少要借助現代廣告的伎倆去生產，發展及推銷意念，促成計劃。……我們必須主動地、積極地公開研討及交流。否則你只有被自己遺棄在角落裏，現代人太忽忙了，沒有一刻機會停下來發現你的光芒。老師，要怎樣去引導年輕一代的中國牛，就要看你怎樣去譬喻了。…」

這個學生，十五年前，以一個中文中學畢業生身份，跑到三藩市去謀生。靠着白天替人家修理及保養房子，晚上坐寫字間，負責指派煤氣及電力技術員對外故障急修，十多年下來，已經有一個幸福家庭，但他在信裏這樣說：

「……我家後園有棵日本櫻，十餘呎高，蟹爪枝橫爬出來直徑廿餘呎，濃濃的綠了每年夏季、秋冬之間落足兩個月橙紅的葉，卻只在舊曆年後一兩星期才綻放一樹粉紅粉白的花。雖然不能拿來應節，亦於願足矣，因爲可以透過這花樹去聯想在遙遠的東方。年青時跳蹦蹦地和着歌，揮着袖在郊野外恣意地踐踏殘葉的那種瀟灑，如今換上每年隆冬拿着掃帚垃圾箱忙得一把汗去清理滿園凋零落葉。遊河人與擺渡人個中兩種滋味立刻就分曉！每次回港時，我都有這種感覺：我到底是遊河人還是擺渡人？……我歡喜美國的自由空氣，偌大的原野，無盡的高速公路，卻憂於沒有可以生根的泥土。……記得，中學歷史課翻到南京條約時，我們就滿腔年少熱誠地盼望有生之年見到香港回歸中國，現在，一旦盼到了，我們卻躊躇不前，無限矛盾。畢竟，我們都世故了……。」

深夜，我提起筆來，想着如何回一封長信，但再三思索，久久仍寫不出一個字來。

此際，我抄着他的信，卻淒然下淚。淚水迷糊了我的眼睛，迷糊了我的心思。

年輕一代的中國牛該怎樣？

到底是遊河人還是擺渡人？……

請原諒我！

請原諒我！

一九八七年二月十日

補筆：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他寫來一封長信，談的問題很多，其中一段這樣寫：

「三藩市灣區的大地震，你在報章電視裏也見過了。值得一提的是地震後，整個社區的人們互助合作的救災精神及效率之高，是我們中國人一定要學習的。可憐在差不多同一時期華北地震災區裏的同胞，現在還棲身在現時的茅屋裏，患得患失地迎接一個未知的寒冬。」

一九九三年元月

一件事

幾年前，畫家自巴黎回到香港，對我說：「我想見見她，你安排一下，好嗎？」我只記在心裏，沒有任何行動，因爲我認爲安排這種約會，很尷尬，本來與她就不很熟，也不常通電話，忽然撥個電話去說有一個陌生人要見見她，我實在找不到理由把這件事說得合情合理。最近，畫家又回來了，他幾乎是「專誠」爲了一件事來找我，「我眞的想見見她，我相信緣，你就去說說，她不肯見，就是無緣，我沒話說。你知道嗎？她和她的戲，在我心中，是一種文化象徵，我想畫一幅畫。在巴黎，寂寞的時候，甚至想唱歌的時候，我會唱她唱過的戲曲，這是一種象徵——我年輕時接觸的文化，……」他說話時的神情，使我覺得這是一件很鄭重的事。

對於一個遠離香港十多年的遊子來說，她究竟代表着些甚麼？甚麼緣由叫千里外的人如此牽掛？是她在舞台上的色相嗎？是杜麗娘、霍小玉、李慧娘、盧昭容的音容嗎？抑或是只不過遊子思鄉心無所托，偶爾找到的附托。抑或是唐滌生的妙筆竟成中華文化的變奏，撩動了遊子的鄉心。抑或甚麼都不是，只不過是千萬戲迷的其中一個，久久仍不忘情。

我看着畫家那些近乎孤絕幽冷的畫作，雖然不懂得畫，但我仍感到內藏一顆心正在水深火熱之中。這樣念念不忘還是要見見一個人，總有他的道理，這個道理與我無干，對他來說，卻可能是件無可比擬的大事。

還有，我更想到時間和機緣，一過去，就不回頭。錯過了，只因我的踟躕，那我可擔當不起。何況，也許，她也樂意知道這件事。於是，我撥通電話，做了這件與我無干的事。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二日

補筆：畫家是張漢明，她，當然是白雪仙！幸而我做了這件事，否則我真擔當不起。

一九九三年元月

讀畫

幾年前，畫家張漢明對我說，離開香港二十多年，巴黎生活不能說不習慣，但偶爾還難免泛起思念。在大街人潮中、小巷冷寂裏走着走着，忽地心底會有個空洞，莫名的失落感令他不知所措，就在這個時候，他竟然想起的是任白的《帝女花》、《紫釵記》、《再世紅梅記》，不自覺就會唱起來。他說，「我必須把這種感覺畫出來。」

我等待着這幅畫。

終於，去年這畫完成了。

一個空洞洞的客廳，視綫所及，沒有生火的壁爐，灰冷。沒有一把椅子，通往走廊的門半開，僅現在畫面上有個頂上天花板的書櫃，地板上，電話與聽筒分離擺着。牆角放了一座錄影機和電視機。電視機前有一個兩層玻璃的茶几。一切寂靜，人去了那裏？彷彿屋主人的氣息還在，因爲——電視畫面仍在播——《帝女花》的《香夭》。——電視畫面，還反映在茶几的一層、兩層的玻璃上。

這是一幅令人讀之悽然的畫。假如，任白的《帝女花》是牽繫着畫家心靈的一絲情，那

麼，這絲情實在太虛幻了。《帝女花》的《香夭》本來就是一場死而無悔的虛幻，如今，又只是在電視的影像中出現。不止一層虛幻，還有一層，還有一層反照。三層虛幻，是一層比一層模糊，一層比一層少。

中國情懷，香港的僅有感覺，已經變成層層模糊、虛幻的影像，這恐怕不是畫家的自嘲，而是無奈的愴悲。還有，主人呢？他讓這虛幻持續下去，卻不去看它，是冷遇？是逃避？還是另有所屬了？

我這樣讀畫，不知道讀準了沒有？

一九九二年六月十日

忘舊

我不是在懷舊，而是驚訝地發現：自己如何地忘舊。忘舊，不是貪新，而是新的太霸道了。

那一天，我乘二號巴士到太古城去，在商場正門下車，一轉身，看見的是一幢幢白色的大厦，我彷彿在夢裏跌進一個異地，佈滿斧鑿痕的山壁那裏去了？電車路那裏去了？太古城的商場還在，我身在何方？這一驚，滿身是汗。我不是個久別香港的歸人，只不過不到太古城才一年的北角客。於是，站在路旁，仔細思量，從前呀，這個山壁的樣子，它面對的太古船塢的圍牆連綿不斷，只有坐在電車上層，才看得到裏面的幾座巨型吊臂，洋船在旱塢裏裸露着紅汞色的脊樑。甚麼時候？我全然記不起，圍牆拆掉，吊臂移走，然後，變成一幢幢太古城的大厦。然後，理所當然的，太古城就在那裏，只要山壁還在，只要電車路還在。現在山壁削去，電車路移掉，變成康山花園一幢幢大厦，不久，又是理所當然的，康山花園就在那裏。

恍然一驚，才知道時光—香港的時光，催逼得人連回頭一顧的機會也沒有。不回頭就不

回頭吧！向前邁進，是句豪氣十足的進取話。我們都深信不疑，香港的急劇進展，是值得驕其鄰里的，數數幾年間，出現的大建設：新界各個配套發展的新市鎮、高速公路、東區走廊……只要久居香港的人，肯稍作細想，都會感到有如魔幻的變化。但，在這匆匆的步履裏，缺少了些甚麼？以後的日子又是如何？新的來得太霸道，我竟沒有細想的機會。

只有從舊裏追尋，才明白今天的起高樓，是一條艱難走過來的路。眼看它起高樓，眼看它……且恕我從忘舊說起！

一九八八年七月一日

博物館裏

一八四一年屈臣氏創立、一九〇五年廣生行創立、一九三四年康元製罐廠創立……這一連串年分和名字，對香港年青一輩，有甚麼意義？也許，屈臣氏，會引起他們一陣驚歎，原來它那麼「老」了，但現在竟又還那麼新。可是他們不會知道，屈臣氏，在老一輩的心中，並不如今天所見的多彩，卻是一種童年永恆的甘美、單純的回憶—汽水的名子。——忽然想起，再老一輩心中，它還是一所可以買熱痱水、咳藥水的藥房，那麼，自己算起來，只算中一輩。

星期天，站在香港博物館裏，看到一件件陳列品，小時候都可能用過、玩過、見過的東西，已是多少年在記憶以外，忽然又重現眼前，那種心情眞難處理。熟悉而陌生，陌生而又如此熟悉—它們曾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早已寫進我的生命裏。重逢，卻提醒了我，原來它已成過去，既不燦爛，又不煥發，躺在玻璃橱裏。我應該怎樣想呢？當它只不過一頁微不足道的歷史？重溫一次自己和它那段親密的故事？拾起多少早已忘掉的記憶？還是冷然地說：這些古老的東西，不明白當年自己怎會如此深愛過。……

都不，我沒有這樣想，充滿心裏的，竟是一股難言的凄愴。過去的自己與這些東西，同成了歷史。我必須記取，讓它們過去，是一件好事，只有如此，才有新生。但拋掉過去，又自會產生陣陣惆悵。這種徘徊於歷史之中的痛楚，恐怕情薄的人不會有，不熟悉歷史的人不會有。

我懷着這種凄愴和痛楚，站在一羣歡樂的小孩子、年輕人當中，眞不知如何是好，那是從沒有過的經驗。

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六日

並不過時

在這個時代，在香港，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竟然說：「想起外國人能從容活着，有了嚮慕之情，就怕自己對中國不忠。」這的確迂腐，甚至可以稱得上頑固了。年輕如你，一定不易同意這種陌生而「過時」的想法。

我想，該爲忠字辯護一下，同時，也應該把我的感覺說清楚。

忠，最扼要而簡單的定義，該是盡己之力，是一種無私的責任感，重一點說是使命感。這是每一個人，都應具有的操守，沒有過時不過時的評價。從原始人對自己的部族，到現代人對自己的國家、社會、事業，就憑這種態度，依存發展起來。對於堅守責任，我是相當固執的。如果一個地方，依存着的人平日做事不湯不水，到了大難臨頭，又各自飛走，那地方必然有問題——這不只是單方面的問題，管理階層、平民百姓，都可能出了毛病，我們不想責怪某一方面，但必須尋出病源。尋病源、下藥根治，都需要人去負責，這點忠誠，恐怕不會過時罷！

至於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該怎樣忠於祖國，這眞是艱難的課題。遙遠，是我不忍但

不得不承認的事實。自幼，我從歷史、唐詩、宋詞中，以爲自己對中國十分熟悉。傾倒於未曾一見的江南山水，關注從未謀面的同胞，爲她的光榮事蹟開懷，爲她的失足而傷痛，幾乎一呼一吸都與祖國那麼接近。但──我這一廂情願的「接近」，就在那一天一天接觸中，變得愈來愈遙遠了。驚惶失措，我看到江南山水背後的匱乏，看到因極度貧困、長久封閉而呈現的貪婪與無知愚昧。更傷痛的是兩種意識形態的差距，就把我推到千里以外。這一驚覺，實在是一段很痛苦的歷程。我不甘心，也不願承認這是一場錯愛，只好努力尋找許多理由，爲她，爲自己作解釋。

儘管找到一百個理由，而每一個都極其有力，但到頭來，也不過証實了：這個熱愛着中國的香港人，其實沒有客觀地、全面地認識中國，或者說連認識中國的心理還沒準備好，單憑感情用事，結果是脆弱得很，經不起事實的考驗。面對這事實，我變得煩躁不安，急於尋求彌補的方法，可是，一下子還是無法自處。

慢慢，我認清楚「遙遠」這一事實，文化和血緣關係，又令我念念不忘要作一個盡責的中國人，我開始思索，該怎麼辦？我該怎樣盡責？隨着九七問題的出現，驀然，提醒了我，把視綫移回這個生於斯長於斯、卻一直忽視的小島上。我嘗試理解香港人的身份，香港與中國的關係和差距，細讀香港的身世──特別留心英國一向怎樣處理這借來的地方，也探究祖國一向如何對待這長離母懷的棄嬰。終於，我明白，該盡責的地方就在眼前。

誰比我們更了解香港？她的缺點和優點，她還有甚麼潛質？我們該怎樣加把勁？如何使她在國際經濟地位上站得更穩？都只有香港人能優爲之。這樣說，不是大香港主義，而是一個地域的特質、社會意識、習慣、風氣，不是外來人靠短期考察，紙上資料能夠掌握的。特別經過英國百多年「悉心」依殖民地模式「栽培」之後，香港已經有太多特質，不易爲他人所了解或諒解。因此，必須靠我們無私的責任感，她才可以繼續發展下去，而我們一不還的香港人，才可以依存於這土地上。如此，她的回歸才有意義，才對祖國有益。

就目前的情況，想盡無私的責任，方向要取得準確，也十分艱難，距離從容悠然活着的日子尚遠，一旦有了嚮慕之情，人就會軟弱。我軟弱，所以我怕。

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日

解開了山羊

那是一個簡單到無可簡單的故事，波蘭斯基用十六分鐘的電影，沉默地告訴我們，題目叫《胖子和瘦子》。

胖子是個主人，整天坐在屋外草地上晒太陽。瘦子是個僕人，一天到晚得爲主人服務。既要打扇，又要擦鞋，一下子要奏樂，一下子要跳舞，忙得不可開交。他盡心盡力爲主人，主人卻毫不憐惜他。一天，他在屋子裏忙着爲主人做飯，忽然，窗外遠處景物吸引了他。他踮起腳透過窗子看——遙遠草地盡頭，一定是個好去處！不好了，心生一念，他就定不了神。服侍主人吃好飯，爲他擦了汗，打了扇，又唱歌又跳舞，主人開始睡大覺了。僕人第一次靜悄悄地停下工作，好奇地挪動腳步，向遙遠、不可知但又吸引他的草地盡頭跑去。可是，不幸得很，主人發現了，把他捉住，好言相勸，然後送他一隻大山羊——說是送，實質是用鏈子把山羊扣住僕人一隻腳踝。從此，僕人有了山羊，但卻絆得他東歪西倒好吃力，每天，依舊拖着山羊爲主人做一切要做的工作。遙遠的草地盡處，有的是人間煙火，那一念始終牽動着他。一天，主人睡着了，他竟顧不了山羊的羈絆，又使勁拖着山羊往外跑。主人又發現了，

把他再捉回來，這一次，主人好言相勸，特別開恩，答應解下山羊，恢復僕人的「自由」。僕人很雀躍，山羊不再絆腳，他從沒有那麼快樂、自由過。他全心全意感謝主人賜給的恩典。從此，忘記遙遠的草地盡頭的風景，繼續，比從前更盡心爲主人服務，因爲主人實在對他太好了。

解開了山羊，多麼好的方法，僕人從此感到了「自由」，帶着無限感恩的心，爲無情的主人效力！你說這個故事簡單不簡單？這是一個好玩的故事！我讀了一遍又一遍！

一九九〇年二月十六日

一對鳥的故事

藍豬快要死了，看着牠急急喘氣，一天比一天憔悴，這是我意想不到的。

對於藍豬，我很矛盾。牠是唯一我親自由雀仔街買回來的一隻雀。矇豬自窗外無端飛來後一個星期，我怕牠孤單，決定爲牠找一個伴。那天下午，到雀仔街去，先打探彩鳳雌雄的分法——七年來，爲了矇豬，我幾乎變成彩鳳專家，最初我卻連雌雄都不辨。在幾十隻彩鳳堆在一起的骯髒鐵籠裏，我一眼就看中藍豬，因爲牠沒有跟別的雀擠在一塊，獨個兒站貼欄邊，顧盼自豪的樣子，加上毛色鮮明，靚得緊要。雀販伸手入籠，牠上下飛撲，但還是很快就給捉住。帶牠回家，打開紙袋，牠竟不肯進籠，我用手指撩撥，牠發狠咬我一口。擾攘之際，矇豬自籠門探頭進紙袋，細細叫了幾聲，藍豬就跳出來進了籠。

其實，我這樣放新鳥入籠，已經犯了很大的錯誤，通常舊鳥是地主，新鳥闖入，總會被打得甩毛折翼。矇豬並沒有欺生，只是有點好奇，整天站得貼近藍豬，低低地叫。幾天過後，藍豬適應了新環境，開始上下飛動一下，胃口相當好，但惡性也發作了，儘管矇豬怎樣討好牠——矇豬斯文，是最顯明特性之一，偶爾不留神，藍豬就會「失驚無神」大力啄牠。矇豬

從不反抗，不吭一聲，仍然站在附近。

日子過得快，牠們熟落了，早上傍晚，就會親熱的反哺，看來牠們眞是天生一對。觀察這一對鳥，讓我明白夫妻關係，實在不簡單。日後，矇豬對藍豬的細意呵護和無盡的容忍，而藍豬那種不假辭色的冷漠，甚至拒人千里的惡意，令我深深感到很對不起矇豬。

藍豬對人對事不信任，反應動作也因此十分遲緩。我說牠遲緩，其實有點不對，牠是有所待，萬樣事都等矇豬做了嘗試了，牠才跟着做。一直以來，牠就只信任矇豬，這該由牠初學飛出籠外飛返籠中那一次說起。

星期天早上，我們總會打開籠門，讓鳥兒自由進出，在客廳飛來飛去。藍豬初來，門打開了，牠不敢出來，矇豬早已在外邊打了好幾個轉，回頭見牠還未動身，就回到籠裏陪牠一陣，在牠身邊細語呢喃，然後進出鳥籠三次，示範給牠看。終於藍豬也飛出來了。可是，牠太慌張，一頭撞到橱櫃的玻璃上，再撞到地上，矇豬趕快飛到牠身旁，陪牠一起飛，兜轉一回，才帶着牠飛回籠裏，這是我無法忘記的一幕：矇豬敎藍豬飛進飛出。以後的日子，甚麼噪音異動，矇豬總會在第一時間護在藍豬身旁，雖然很多時候，矇豬自己也驚魂未定，牠仍先飛到妻子身邊才繼續喘氣。

矇豬永遠先吃第一口粟後就讓給藍豬去吃個飽，自己待在旁邊，不會爭吃，讓牠坐最好的位置，不會佔坐。藍豬倒像份該如此的，很不客氣。牠常常用力啄矇豬，對矇豬毫不理會。

我叫牠「木雀」，儘管矇豬在旁邊興奮唱歌，牠竟可以紋風不動，不望矇豬一眼。我常說對不起矇豬，就是竟爲牠找了一隻這樣無情的伴侶。

六年來，矇豬已經過慣對住「木雀」的生活，親熱反哺搔癢的時候愈來愈少，但細意呵護的態度卻沒改變。矇豬去後，藍豬一直沒有甚麼反應，依舊木然坐着，可是一兩星期過後，我才察覺牠起了變化。

我說對藍豬的感情變得很矛盾，除了因爲牠對矇豬不好之外，還有就是我愈來愈討厭牠，特別在矇豬嘴角患了腫瘤、病情嚴重期間，牠竟嫌棄了，不讓矇豬親近，更常常用力啄這可憐的伴侶。好幾次，我伸手進籠打牠，矇豬卻勉力跳來扯我的衣袖。矇豬如此愛牠，我也只好收起對牠憎厭之情了。矇豬去後，別的同伴，都顯得不安和沉默，牠一向沒表情，我總以爲「傷逝」與牠無干。

木然坐着，是牠一貫的神情。可是，一兩個星期過後，牠開始長時間的把頭埋在背後羽毛中睡，偶有聲響或人影閃動，牠就驚惶飛撲。平日，牠總愛獨佔高枝，細細整理那身鮮藍、層次分明的羽毛。挺直軀體，顯示着唯我獨尊的儀態。現在，羽毛疏鬆，眼睛常常失神開閉，有時會身體平放，像躲避甚麼似的。慌失失，這個廣東詞彙，最能描繪牠近幾星期的表現。氣喘得愈來愈急，細幼的毛也脫落不少，背上羽毛失去光澤，吞食粟粒困難，吃一口停一陣。想起矇豬對牠的萬般憐愛，如今俱往矣，我忽然對牠同情起來。

失去倚傍，沒有慣常護住自己的伴侶，藍豬慌張了。我並不知道雀鳥有沒有回憶能力，如果有的話，牠一定會想起矇豬在身邊的日子。也許，牠還會後悔當日對矇豬那麼不體貼。也許，牠會在夢中，偎着矇豬那身燦綠。也許……旁人實在無法估計牠倆的眞正感情。

看着憔悴損瘦的藍豬，正倚在籠邊，閉目喘氣，我心隱隱作痛。矇豬，我無能爲力了，就等於我對你的無能爲力。

這是一對彩鳳的夫妻故事。

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七日

寂寞的門神



寂寞的門神

潮濕翳熱的京都八月，爲了保護古物，照例大大小小的博物館或展覽場，都會在半休館或休止的狀態。今年卻例外的熱鬧，因爲中國出土文物展，到了京都擧行，四方八面的人，都湧到京都來看，造成一股熱潮。但，在這裏，我卻向你們介紹一個遠離京都市中心，不大爲人注意，冷冷清清開在伏見桃山城快三個月的「中國近代民俗版畫展」。

雖然，伏見桃山城是豐臣秀吉晚年創建及所居的地方，又稱是洛南史跡，但實際上，它目前的建築，是九年前才重建起來的，比起京都奈良的許多幾百年古蹟，實在算不了甚麼。日本人也只當它是遊樂場般去逛，如果不是這次在天守閣的展覽內容吸引我，也絕不會坐了電動火車，下了車又走差不多二十分鐘上山的路去訪它。

這次展覽會是由日本體育新聞社及新關西新聞社主辦，但宣傳並不用力，因爲我只在《京都新聞》的展覽消息欄看過一小則報導，和一家古老書店門外看到一張簡單標貼而已；此外，沒有注意還有甚麼地方提到過它。因此，對於它的展品內容也一無所知，而要用看中國出土文物展的同等票價去看，（五塊錢港幣。出土文物展一般入場券是八元，但學生預售券也只

不過五元而已。）心裏未免有點「冒險」的感覺。

本來已經幽冷的天守閣內，高大的玻璃橱子裏透出柔柔的燈光，由於沒有幾個人，就更顯得空洞寂寞了。在進門處掛着一個簡單的說明，看了就使我安心而又興奮，因爲第一：展品都是由京都大學文學部內的「內田文庫」所藏，表示該不是不三不四的充數東西。第二：展品是以清初南方年畫中心——蘇州桃花塢畫舖印行的年畫爲主。蘇州桃花塢年畫，就是著名的「姑蘇版」，與北方天津的「楊柳青」，同是我國年畫雙璧。根據李平凡的《日本浮世繪木刻概說》介紹，得知這種「姑蘇版」年畫經貿易關係流入日本長崎，又轉到江戶，成了日本的「浮繪」範本。日本人民也視作珍品，把它裱裝起來，故現存日本的明末清初蘇州版年畫很多，而在我國，卻因太平天國時的一場大火，便蕩然無存。（但據阿英的《中國年畫史略》說，已陸續發現了一百零五種。）在記憶中，也好像只看過楊柳青年畫，想不到，在異國，竟然看到來自祖國古老民間的心血，靜靜躺在幽冷的玻璃橱子裏，發出又親切但卻又陌生的光輝。

年畫的內容性質，可以分爲兩大類，一類是辟邪賜福的神像，一類是新年吉慶故事戲文。這次的展品卻以前者爲最多。

彩色套版印成的十多幅財神夫妻和關帝圖佔了偌大的兩個玻璃櫃子。同一幅畫中，上面是威武的關帝，下面兩旁卻分列了圓臉而厚福的財神夫妻，有些財神夫妻居然穿着清裝，算

我孤陋，就從沒見過這類形式的年畫。五彩斑斕卻缺少濃淡深淺暈渲的門神，面目猙獰的鍾馗圖、胖娃娃構成的「官上加官」、「日進斗金」、「大富大貴」、「和合二仙」、「慶賀萬年」，倒充滿熟悉濃厚的鄉土氣息。

在第五個櫃中，放了七幅「天地間諸神佛」立軸，其中六幅是套版彩色，一幅是十分精緻的白描，同一圖中，由上天的如來、釋迦、直至地府十殿，百多個神佛，每個都各具個性和面貌，其間也着實透露了民間心中的超然世界模樣。

在另兩個橱裏，擺着十多幅我從沒見過的「添丁圖」，從它們的精巧、粗疏，可以知道製作者的技術相差得很大，但內容卻完全一樣：圖中央，一個將軍正以箭射殺天上一隻飛狗，他身旁一個武裝小孩拿了戟刺殺地下一隻老虎，又有四個胖娃娃分別拿着「打出天狗去，引進子孫來」的條幅。相信這裏面正是一個南方民間流行的迷信傳說。

一個大櫃子中，擺了兩套，每套十多幅的諸神仙圖，包括了一切跟人民日常生活有關的「主宰」：「南海觀音」、「天地三界」、「眼光娘娘」、「關帝」、「財神」、「太上老君」、「門神」、「天后」、「護國廣耆王」、「南極本命」、「三太老爺」、「東厨司命」、「張仙老爺」、「火德眞君」、「靈應藥王」、「魯班祖師」、「天地龍車」、「灶君夫婦」……清朝初年的「三太老爺」是誰？「眼光娘娘」幹甚麼的？那實在太陌生了。

再拐一個彎，三個大橱裏都是純樸人民在新年時的願望，充滿了天眞和歡樂。幾乎禿着

頭、只留着丫角式小辮、眉目清秀的小孩子構成的「五路進財」、「五福臨門」、「日進斗金」、「麒麟送子」、「金文登榜」，就和常見的楊柳青年畫很相似。

一口氣看了十多個橱櫃，都是諸神佛和吉慶的年畫，突然看見兩幅藍底縷白的仕女條幅，不禁有眼前一亮的感覺。那單色印刷、線條精緻、大力刻劃背景，人物成爲點綴的畫面，分明就是受了歐洲銅版畫「線法畫」影響而成的木刻作品。一幅是「婦人追蝶圖」，一幅是「讀書圖」。但過於單簡的說明使我不滿意，因爲「說明」上寫「讀書圖」的一幅，畫的題欵分明是「我就是個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個傾城傾國的貌」，圖中也分明畫了黛玉寶玉偷讀西廂的場面。這和明明是揮春，「說明」咭上卻寫成「春聯」一般的錯誤。

最後兩個橱櫃是清初清貞致的一年行事和符咒木刻，缺乏說明，我完全看不懂。

兩個多鐘頭過去，雖然沒看到「姑蘇版」全盛時期的故事戲文類和風景花果類的木刻作品，但能看到些從沒見過的純眞民俗畫，已經十分滿足。只可惜，沒帶閃光燈，無法把那些展品一一拍攝下來。而那冷寂的展覽場，連一向展會必具的場刋、說明書、展品複製品都沒有。（在日本，較大型的展覽會，必有出售場刋、說明書、展覽海報、展品明信片的攤檔，參觀的人也必大量購買。）出得門來，看見一張印了五彩門神的宣傳海報，貼在牆上，實在太想把它帶回中國人的社會裏。於是跑到管理處，向管理人說我想買下那海報，但管理人說是不賣的。大概我失望的表情，和也難得有個中國人去參觀緣故，使他終於把壁上的海報除

了下來，包好送了給我。

現在展覽會完了，相信那些原屬熱鬧中國的民間門神、財神、關帝……已經由冷寂的桃山城天守閣，搬回冷寂的文庫裏，遠遠地離開中國民間，將永遠冷寂下去。

一九七三年十月五日

砂丘之旅

沙粒竟如此陰沉，像無聲而剢毒的蛇，蠕動着。低調子的顏色、男體女體上黏沙的皮膚，似十分不安的沙流，沙流似十分不安的水流，有極冷同時極熱的感覺。

第一次看中譯本《砂丘之女》，很用心思索那是個怎樣子的地方，但始終弄不懂。第一次看電影《砂丘之女》，我以爲那是沙漠，可是，卻有海。難忘的是條條陰暗幽靈般的沙紋，剢毒的蛇，蠕動着！一個充滿令人震慄的地方……

砂丘在日本海岸，自京都出發，坐火車要六七小時才到達，一天內不可以來回，必須到那邊去住宿。這在時間和經濟上，對我來說是奢侈的，但怎能忍得住，不去走一趟？

五月，日本人的「黃金星期」假期開始，一位熱心朋友爲我解決食宿問題，我便背起行囊，硬拖了兩個完全不知道砂丘是甚麼一回事的朋友作伴，走向那神秘之境。沒有旅遊經驗，不提防那是日本人傾巢而出的假期火車裏站了三小時才有座位。我興奮得一點不累，還有興致爲朋友說完整個沙丘的故事。

到沙丘，得在出產水晶梨著名的鳥取市，轉乘公共汽車。出了鳥取火車站，我們就發楞，

滿街擠着等車的人。憑着朋友的又拉又塞，我半昏地上了車，尋幽探勝心情在熱烘烘人氣裏，冷卻半截。車子一步一停地往山坡上爬，只爲交通擠塞，本來二十五分鐘的車程，走了差不多一小時。人們紛紛說沙丘就在前面，還是下車步行上算。於是，決定下車，加入車流人流裏，感覺跟逛年宵市場差不多。朋友向我瞪眼，似乎，他們上了我的大當。愈上高坡，公路的黃沙愈多，我拭拭臉上的汗和沙，說着：「看！是有點與別不同的氣派罷？風沙吹到公路來了。人是的確多得有些過份，但，也顯得安全點，男孩子被捉住的機會也減少了。」我開着玩笑，主要想掩蓋自己失望的表情。

我跑在前頭，是第一個看見——「人丘」的人。蜒動的毒蛇？人的足跡宛如張巨大羅網，牠被收服了，那無愧是個大沙丘，可是鬥不過人的踐踏，加上沒有刮風，牠擺不出暗沉的面貌。我們盡向海邊人稀的地方走，發現一個凹陷的沙谷，大概是「不知爲掘沙而生活還是爲生活而掘沙」的人們居址遺跡吧！上面垂下兩條繩子，幾個男孩正嘗試攀上去，都是快到頂就跌下來。那才有點意思！但不到一刻，嘿！他們不再攀了，卻輕易地從另一邊的斜坡走上來，沒些兒困難，嘻嘻哈哈走了。

爲了要趕車班，拍個照算留紀念就得離開。試了幾個角度，很難避免人頭湧湧的場面，拍出來，只怕跟普通海灘沒分別。最後，我是站在一條寫着「沙丘」的木柱旁，呆呆地爲求有圖爲證。捧着一罐取自沙丘的沙，再投入不安的人潮中。

搭不上公共汽車，走了一小時多的路，回到火車站，目送最後一班快車開出。看到鳥取全市大小旅店客滿的告示，迫於無奈坐一種慢吞吞的火車，三小時後到站，再坐了八十多元港幣的計程車，才回到朋友的居處，這就是——我的沙丘之旅！

不再想念沙丘，等如一個朋友到過伊豆後，便不再想念伊豆。

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日

有陽光的倫敦

老導遊拭着汗說：「好陽光！倫敦沒有霧，失望罷?吓?」是的，倫敦沒有霧，但有甚麼失望不失望，根本就對它沒存甚麼希望。

在倫敦那麼多天的日子，多是冒着日頭滿街跑，可是，倫敦給我的印象，卻是沉翳，低調，活像個老頭子拖長了臉，站在那兒拚命「想當年」。有了陽光，有了站滿廣場不知道在幹甚麼的年輕人，也沒法子掩蓋它給我的冰冷感覺。

匆匆過客，也許碰到的是個特殊例子，本不該以偏概全，本不該就此定論，但如果說到感覺，我仍然要說：倫敦是個冷冰冰，並不愉快的城市。

誰說英國人紳士風度?街上動手推人，動口罵人的蠻牛多的是。誰說倫敦很清潔?街頭，地下鐵站上的垃圾不算少，更容易看見「讓垃圾滾出去」的城市清潔標語。誰說人家工作效率高?去郵局買張郵票，去車站購張火車票，心裏無法不泛起「香港人的工作效率倒真不錯」的讚歎。

有人說倫敦很好，因爲同聲同氣的人多，蘇豪區裏可以吃泉章居，翠園，中國城的廣東

菜，還有旺記的燒鴨麵。但這些同聲氣的辛勞者是怎樣活着？應該看到華人區街角站着許多不三不四的人，下等色情廣告，番攤排九館的小門——竟然跟我們認爲是辱華電影裏的佈景那麼相似！近來該多一點生氣是梁醒波沈殿霞帶去的，街牆上飄着「一枝紅艷露凝香」的海報已經褪成慘白色了。

還有一件聽來的事：一個在市外唸書的留學生說：「在倫敦市裏唸書的人大概不知道，不跟市外下層人混在一起的大概也不會知道，他們愛侮辱我們中國人，總用『淸』字音，所以，我們自己說話時，遇到那個字音，例如『淸楚』，『淸閒』，影后『李菁』，一定用別的字代替了，不讓『淸』字這個音出口入耳。得十分留意，如果走在路上，有人對你『淸淸』地嚷着，就是侮辱！」爲甚麼到倫敦的第一天就聽到這種話？但願這只是傳說。

一九七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補筆：在下一篇文章裏。

新鮮

大概該感謝電影、電視，甚至各種廣告吧！是它們把千里外的東西扯到我們眼前來，尤其是甚麼名勝古蹟，甚麼著名建築物；哦！這是大笨鐘。哦！這是西敏寺，樣子太熟了，站在它們面前，竟然沒有半點新鮮感。

那天，遊罷泰晤士河，是黃昏時分。晚上的自由活動時間最令我頭痛，因爲太早回旅店，實在有點可惜；逛夜市，找點甚麼夜間節目嗎？卻沒有多大興趣，加上洗不掉在香港逛夜街的恐怖感，往往只好滿肚子委屈，便一早回旅店去。但那天，實在太早了，倫敦的晚上七、八點鐘，還有淡淡的陽光，站在河邊，抬頭看見的是國會大厦，阿慧說：「據旅遊書上說六點鐘後，還有會議舉行，進去看看，如何？」有甚麼不好？兩個人就踏進那座古老大屋了。

經過進門前的例行搜查，走到跟教堂有點相似的大堂，東瞧西看，還找不到有「會議在進行中」的地方，只見兩旁都坐了些遊客模樣的人，拿着白色表格，表情嚴肅得像等受審。高大的警察在面前巡來巡去，每隔一段時間，便把輪候的人十個一羣，五個一班的送進旁門去。原來，上下議院就分別設在大堂的兩旁，要進去參觀，先得塡好申請表格，於是，我們

也跟別人一樣，很「嚴肅」地輪候着。

上、下議院的參觀席都設在樓上，穿着禮服的工作人員指引下，找到座位坐下就可以俯瞰開會的情況。主持人和書記坐在當中，執政黨和在野黨分坐兩旁，他們正激烈地爭論着些甚麼，我聽不懂。但印象最深刻的，卻是一個坐在前排的議員，半躺在椅上，把一雙腳擱在主持人的旁邊的欄杆上，搖呀搖的，像坐在家裏那麼舒適。有了他這個樣相，全場的嚴肅氣氛，反而就顯得有點滑稽了。

遊客的時間最寶貴，沒幾個會坐在那兒呆到會議結束，但儘管坐幾分鐘，那還是個很新鮮的經驗。

一九七五年九月六日

補筆：一九八九年七月，我再到倫敦，上下議院正在討論香港人居英權問題，不知道有沒有議員在會議上搖着雙腳，一派「與我無關」的態度？

一九九三年元月

路過倫敦

路過倫敦，導遊女士喜洋洋地說：「倫敦難得好太陽，十多年來沒有幾趟，你們來得合時。」倫敦太陽與我何干？我踢着揚起的垃圾廢紙，在倫敦橋旁細意看一隻愁眉苦臉的石獅子，據說它永不變黑，專家從它身上挖下碎石屑，要研究不變黑的原因，每年都挖一挖，所以它愁眉苦臉。「別只看石獅子，對面是西敏寺，還有國會大厦，上議院下議院都在那裏，他們研究香港問題、越南難民問題……」有人拍拍拍，找背景拍照留念。上議院下議院與我何干？進去看過，就知道那不過是那麼一回事，疏疏落落的議員，把軀體放在座位上，腿擱在前面座背，打一回盹。香港？專家有專家的研究，發表長篇大論的意見，香港在甚麼地方？倫敦太陽與我何干？都是相同問題。

路過倫敦！我把難得的太陽忘掉，晚上七八點鐘的寒意和灰濛濛的慘淡顏色令我最在意。「砵蘭街在那裏？先生。」本來，宣傳單張說清楚它在牛津街附近，走了近一個小時的路，才得停在悄無人迹街角的的士司機先生指示了前路——中國駐倫敦大使館就在那裏，我橫過無人無車的砵蘭街。遮風擋雨的塑膠帳篷低低蓋着一個小紀念碑，鮮花散發着不同的味道，

一炷一炷香，燒完的未燒的插在玻璃瓶裏，顯得詭異而滄凉，白色紙鶴或上或下的吊在帳篷下。我在荒凉的砵蘭街上，背向中國大使館，向小紀念碑深深行禮。倫敦原與我無干，如今路過，卻牽引了一段凄愴的感情。

倫敦的唐人街比十年前風光得多，倫敦市容仍如十年前的古舊破落，這與我何干？我從沒有把倫敦放在心裏，路過倫敦，只記住在砵蘭街上的一個小小紀念碑。

一九八九年九月十八日

想起那城

儘管，聖馬可廣場充滿像節日般的歡愉，驚起的鴿羣剪碎一天陽光，像彩紙似的灑落在旅人身上，大彩旗欸擺，跟古老城牆的屹立，總叫人想起沉澱已久的童話。儘管，我曾懶懶坐在廣場上對阿慧說：「啊，這才眞像度假！」其實，我仍然覺得：威尼斯的窄街水巷，在向晚時分最令人着迷。

黃昏，天隅還貼着那麼膩的陽光。而，窄街水巷裏，卻是一片曚矓，彷彿很倦很倦。小橋上，遊人的步履敲響，偶爾一艘長艇飄過；也有舟子運篙激水的聲音。抬頭看，除了一線天的幽藍，兩旁都是緊緊閉上的綠木窗，整座城市，竟如此了無聲息。

想起威尼斯，自然同時想起那個滿頭白髮，向我們抱拳作揖的陌生老婦人。那晚，我們像一羣浪子，站在一間透着黃澄澄燈光的意大利小食店前，對着一盤一盤鹵水墨魚、燻魚、蜆蚧和許多不知名的食物指指點點，說着：「意大利食品跟中國的那麼相像的嗎？」不知道甚麼時候，我身旁站着個老婦人，吃力地用不正的英語，向我解釋那種像蜆蚧的東西的味道。

突然，她問道：「你們是日本人嗎？」我沒一點驚訝——那類問題，在歐洲旅行的中國

人，恐怕天天都會碰上。「不是。是中國人。」—「呀！中國人！我們說北京話罷！」在以後的一小時內，我聽到很古老的北京話，因爲這個在北京出生，唸書、出嫁、生下第一個女兒的七十多歲女人，跟我們一起吃晚飯。我們默默地聽，她滔滔地講：父親是外交官，北京怎樣的好，杭州怎樣的美，宋美齡姊妹如何如何……然後，她說：「晚了，這一帶不太平安，有賊呢！該回家了。可惜，你們明天就走。」她深深作了揖告別，我們看着那肥胖身影消失，才想起自己本身在這個了無消息的水城中。

一九七五年十月八日

補筆：十四年後的夏日，我在聖馬可廣場遇上了一場天旋地轉的暴風雨，和平鴿子全躲起來。我站在廊下看空無一人的廣場，雨水濛着我的眼睛。

一九九三年元月

冷說翡冷翠

一個朋友問道：「爲甚麼不見你提起翡冷翠呢？」

翡翠而冷，自有一股幽遠秀逸的吸引力，這個名字譯得眞好，倒忘掉打從甚麼時候開始記取了這名字，大概是讀了徐志摩的《翡冷翠的一夜》，《翡冷翠山居閒話》之後吧！然後，很遲才知道它跟藝術的那重關係。憑一個好聽的名字，迷戀着一個從未見過的地方，說來實在稚氣得很，但的確，我就曾經如此！

今年夏天到歐洲去，在翡冷翠住了兩個晚上，我能說甚麼呢？不錯，那兒有米開蘭基羅最精心的作品，有數不盡的藝術成果，我用感性去看，嚷幾聲好呀美呀倒容易，認眞描述起來，自然全是外行人語，那又何必自討沒趣？說風景罷！可惜我住的又不是「谷內不生煙，遠山不起靄」的山中，而是市中心的中心。窗外一條僅容一輛汽車通過的小馬路，午夜以後，不知道甚麼原因，外邊大路上的汽車全由這小路通過，兩三個鐘頭內，竟沒半分鐘安寧。半夜裏，竟然有那麼多汽車駛過，吵得人無法入睡，只好站在窗前看汽車，這是多麼奇怪的經驗！街道給人一種瑣碎感覺，滿是雕刻藝術複製品的角落，活像雜貨攤。大衞像夠完美，也

犯不着山上一個，山下一個複製品那麼「嚴重」！也許，城外山上會很美，但匆匆過客，緣份淺，說不得。

對於翡冷翠，有些團友該比我有更深刻的一層記憶。我沒有他們的那種遭遇，但忘不了他們帶着怒火從一所商店跑出來的模樣。據說那店子的老闆，最初把他們當成日本遊客，萬般慇懃拿出貨物供他們選擇，怎料他知道是「中國人」後，便立刻收斂笑容，貨物也收起來，板了面孔說：「中國人，沒錢的！」這已經不是有錢沒錢的問題了，中國人三個字在這種情況下出現，端的令人難以忍受。作爲過客，帶着一肚子氣離開，以後便跟這個城市這些人完全拉不上關係。但想想還有無數非生活在外國不可的中國人，心就更冷，雖然跟翡冷翠的冷沒有關連。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補筆：一九八九年夏天再到翡冷翠，人潮擾攘，感覺跟十四年前一般，但，在街頭，在商店裏，我聽見意大利人說着生硬的普通話：「歡迎，歡迎。」——因爲台灣遊客，有錢。

一九九三年元月

你在巴黎

一個夏天星期日的早晨，巴黎一條寛敞的大街上，雖然，天氣很熱，但卻免不掉一種清冷的感覺。

那種空洞，應來自兩旁古老屋宇在沉睡中泛出的灰白。後街頭走過來，沿着閉了門的路旁店舖，找着你住所的門牌。沒有汽車，沒有行人的大都市馬路，使我這慣於侷促、擠塞的都市人加快腳步，想趕快走完這街。聽着自己閣閣步履在這灰白的街頭廻響，忽然，有高聲大叫的衝動。幾次，被由某個街角轉出來，也爲了某些原因必須在星期天，那麼早的時刻就得出來的行人驚着了。這是一條很長很長的街，竟然是巴黎給我的第一個印象。

然後，看見你蹲坐在路邊那長木椅上。我們都笑了，好像說過很多話，只是都不過是平日的傻話，沒有寒暄。我應該問你近況好不好的，兩年不見了，但記得清楚，我沒有問。然後，你帶我踏上那轉得人頭昏的窄木樓梯。白色，窄窄的走廊，一切仍泛着沉睡、濃濁的空氣。不自覺，我禁止自己多喘氣，免吸入更多。然後，在你那有斜斜頂窗的房子裏，我再看見藍天。你在忙於弄些甚麼吃的東西，說話是充滿一室，都忘了說過些甚麼。然後，我看見

你那蒼白，多骨的手在攪動一杯咖啡。那手，不斷地抖着——像寒冬時候，受冷禁不住的發抖。

這就是巴黎生活？到今天，我還想這樣問。雖然，我見過香榭麗榭大道的繽紛，拉丁區的流浪神秘、鐵塔、羅浮宮……巴黎的一切象徵，但只要想到巴黎，仍扔不掉那個星期日早晨的感覺。

「希望你能快樂地，偶爾也有悲哀地生活着。」曾經這樣祝福你，但眞怕這誠心的祝福，會變成一種嘲諷。曾經以爲自己很明白你流浪的原因，但，我眞的明白嗎？

在長街上，我們分手！我去看熱鬧、多彩的巴黎面目，你回鄉間去打工。珍重，你在巴黎！

一九七六年七月七日

補筆：不久，你在巴黎落葉歸根，那又是另一個故事了。

一九九三年元月

粗寫三藩市

去看金門橋，它在雨霧裏，登上雙峯山看三藩市，它在雨霧裏。走過漁人碼頭，它陷入各式衣裝的旅人浪潮裏。

沒帶一朵花，我到了三藩市。

當陽光燦然的時分，走過靜靜長街，兩層高的好看木屋都門窗緊閉。偶爾，一兩個踽踽獨行的老黑人，低着頭像在數還有多少未走完的步伐。街角忽然轉出一個在白天也很無聊的青年黑人，雙手插在袋口裏，瞧瞧這個好像受驚的亞洲人，就過街去了。

金門公園，早上靜悄悄，穿紅衣的跑步者在綠叢中，是一種誇耀晨景。這跟星期六下午很不相同，因爲有着相似神態的男女嬉皮士，帶了狗，帶了行囊，到這裏來聽露天的黑人怨曲演唱。

唐人街——有人認爲過份似一幢電影佈景，但只要朝山上多走兩條街，會看到一羣實實在在活在自己執着的圈子裏的唐人。有人推着手車賣雞鴨，招牌叫新香港。幾個阿姆操着無改鄉音，討價還價在買賣小白菜、香花菜。茶樓外邊一條長長人龍，正等待吃蝦餃燒賣。三藩

市的風、陽光，似乎跟他們完全無關。

晚上，我撥電話給一個移了民很久的小學同學。她是個很安份的女性，小學畢業後，工作、結婚、生孩子，然後爲了下一代好，作了移民，在酒店裏當女工。我說：「妳好嗎？」她說：「唉！不好，前一個月，無端給一個據說神經有點不正常的黑鬼，揍得重傷了，現在還沒完全康復。人家叫我告他，唉，很痲煩，沒有告。我只想轉一份工作。唉！……」我們同在三藩市，但沒有再見面，因爲，第二天，她要趁假期，到孖結街去買大減價衣服，孩子要開課了，添點新衣。而我，要排隊去坐叮噹叮噹上山下山的古老電車！

然後，不把心留在三藩市，離去了！

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多市第一夜

我眉宇之間的惆悵，就留在炭筆素描像上，由多倫多街頭，帶回香港我的書房裏。

七月末梢，一個多風清涼的晚上，移民不久的友人帶着我去逛夜市——不知道那算不算夜市，在多倫多一條最長的街上，店舖都關了門，店內燈光依然亮了，透射到行人道上來，年輕的外國人三五成羣，閒閒踱步的、坐在欄杆上談天的、稍稍喧鬧地追逐的，還有一兩個老年人站在街角，不知道在演講還是高聲說話。對香港人來說，如果這就算是夜市，那眞是一個笑話。我並不計較甚麼，反正熱鬧場所我不去，但求在街上散散步而已。

拐了彎，在寬闊的行人道上，聚了一羣人，在外國常見的街頭藝術家，正替人繪畫人像。熱鬧旅遊點有這玩意，一點不出奇，但在這店舖都休息了的長街，九點多鐘的晚上，我很意外。我走近人堆，那被繪者年輕光彩飛揚的臉和朗朗笑聲，成了焦點。她的朋友逗她笑，果然是張漂亮的快樂的臉，畫差不多完成了，炭筆在唰唰唰，作最後潤飾。這時候，我的視線接觸到畫家的背影：好熟悉的黑短直髮、灰色布外衣、…腳上塑料涼鞋—肯定的大陸來的中國人！

畫畫好了，畫家站起來，謙卑地遞上畫，笑了一笑—四十多歲的婦人，古老塑膠眼鏡玻璃片後的眼睛有點失神。外國人嘰嘰呱呱在說着些甚麼，女孩子很滿意，付了二十塊錢。畫家抬頭看到我—另一個中國人，站在旁邊看她，先是有些疑惑，然後笑了笑。「是從中國來的嗎？」她對我的問題有點遲疑，「嗯！」我趕快說：「我是從香港來的，是個教師。」「甚麼時候出來的？」「去年六月五號。」「噢！」……沉默令我急得找話題：「畫得很好，那兒畢業？」「浙江美術學院，—」對話就這樣開始了。

我從沒有坐在街頭給人造像的經驗，因爲我覺得難爲情。但，那天晚上，幾乎沒有考慮，「好！給我畫一張吧！」我坐在小摺椅上，把我的朋友嚇了一跳——那不是我的作風。一坐下來，畫家凝神看我第一眼，我就給一種難言的凄涼瀰漫了。很難解釋那種心境，是同情她，讓她在異國街頭，這一晚上多賺二十塊錢？因爲她跑出來，由學院派變成街頭賣藝者，我對她的藝術表示一點尊崇？因爲我們都是中國人？……十五分鐘，眞難過。我不敢接觸她的目光，夜風吹過長街，旁觀的人喧鬧如故。

畫好了，我驚訝畫中的自已竟如此愁容。「老師，忽忽的，畫得不好，就送給老師留個紀念吧！」我羞澀地把二十塊錢塞進她掌中時，竟有正在侮辱她的歉意，冷不提防她這樣拒絕，更加强了我的罪疚感。「日子難過啊！珍重才好。」我近乎語無倫次，一面强行把錢塞進她手裏。錢，終於收下了，「老師，不好意思。我給畫鑲個紙框，方便帶回去。」她低下

頭，蹲在地上加紙框。就在這時候，我看見淚水一大滴一大滴落在紙框上。

她鑲好了紙框，把落在上面的淚水抹去，站起來，這時候，是兩個中國人的眼光在近距離接觸着，她滿眼淚水未乾。把畫遞給我，猝然，她擁着我，抽泣地說：「老師，謝謝你，老師！」

在多風的清涼長街上，兩個全然陌生的中國人，相擁而哭，不再說一句話。我們心底明白這是中國人才會流的淚。

九月要來了，多倫多街頭要冷起來了，流浪的中國畫家不能再在冷風中討生活，她說會到餐館去洗碗碟。

祝福你，假如，這祝福有效的話，請接受我在遙遠的祝福。

一九九〇年九月三日

十年重到

御茶之水，十年前，它悠悠然，靜悄悄，是文京區的一個閒靜角落。記得，那個心情並不愉快的晚上，提着沉重的行李，在御茶之水旅館門前下車時，我幾乎不相信自己到了東京。爲了甚麼原因，我要到東京？十年前，我這樣切切的問自己。十年後，同一個日子，我仍如此切切問自己，這是永不可解的心結，苦澀而纏綿，只有一個人——知道。

抬頭看着綠得心寒的旅館霓虹招牌，如十年前慘綠的眼睛，仍在那兒瞪着。

我默然步過聖橋——十年重到，心情盪漾。原來破舊的橋欄，重修得面目一新，只是橋下並無春波，一項地鐵站大工程正在動工。新建築密麻麻，丸善分店對面，變成一條吃店小街。還記得，那個不愉快的晚上，找不到吃晚飯地方的心境嗎？現在，二十四小時服務的店待在那裏，我卻並不餓。

旅館並沒有因時光過去而改變。房外的自動供熱茶熱水器依舊那麼熱而流量過多，往往燙得我手指發痛。樓下接待處的職員也許更換了，但待客態度如舊。

只要不走出旅館，御茶之水，一切宛如十年前。是嗎？？我忽然想起《雪人》的故事，

畢竟，雪人已經融化了。

街頭的人潮，使我迷失方向，竟然找不到去神保町的路。

神田書店街有點老了，它應該老大，我撫一撫頭上白髮，十年重到須驚！

我勉力提起精神，挪動疲乏之不堪的身軀，把一條老書店街走完，天邊黃昏欲雨，眞箇是流年暗換。

彈指間，人已老去，何堪還滯一身牽掛？

一九九二年九月八日

書林擷葉



感覺「感覺」

「永遠都不清楚自己的旅程還有多遠，多近，和多少時間；而心裏卻蘊藏着很多事要做。……我的世界……躲育着歡樂、平淡、痛苦、悲哀。……」——《香港——感覺感覺》展序。

當水禾田說要拍攝香港街頭巷尾，農村節日，許多快從現代世界隱沒的古舊人和物時，我不禁想：「也好，給香港留個民間風俗圖譜吧！」甚至更實際地想到：「大概外國人會感興趣。」直到去看他的展覽，才察覺自己的想法是多麼粗劣。——我忽視一種最重要的因素：感覺。

從展品裏，廻盪着一種平淡、蒼涼的感覺：海港的黃昏日落、艇屋小巷裏小孩和狗、打小人的祭品、兩扇破木門、飄碎的門神、破落屋瓦、兩架空着黃包車、告地狀男子的臥態、中藥店、甚至熱鬧的搶包山、木偶戲後台，都叫人看後，有點悽然。只是悽然，又不至於壓得想深深數口氣，但它卻平淡地佔滿心間。每一張展品都沒有題目，這也並不奇怪，只要看完整個展覽，就很自然明白，幾十張照片是個整體，反映了作者的感覺，而何妨，也是參觀者自己能感覺得到的感覺。

水禾田的鏡頭，慢慢向我們訴說一些差點在人們記憶以外的故事，竟然是心平氣和的，沒加上絲毫批判。眞的沒有批判嗎？那又不是，這叫人站在照片前，可以細細思量。拿着攝影機的人，很容易變成一雙冷眼，從人和物的旁邊，抓住一切好的壞的，讓高度技術發揮效能，突出主題，而實在，攝影者跟這些主題沒有甚麼關連，我看過許多沙龍照片，雖然不懂得甚麼黑房技術，但有一件事情，我總懂得，那就是攝影者的「冷眼」。

做一個過客很容易，但有了感覺、反應，就得投入了。水禾田說：「我的感覺感角永不會停止，永不會靜止。」對於香港，他已經不再是個帶着冷眼的過客，所以平淡悽然中，仍蘊含着一種溫情。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書林擷葉

好幾個晚上，撥開許多事不做，靜靜躲起來，專心看素葉。

春林裏，葉子帶了晨露，含孕着溫煦晶亮的陽光。人說一花一世界，花太艷太玲瓏；該說一葉世界，葉子的脈像網，充滿生命感，卻不耀目。

書林裏，擷葉，揭頁，我看了四個世界。

（一）

西西《我城》。這是阿果的世界還是麥快樂的世界？是西西的「我城」還是你和我的「我城」？

這是片奇怪的葉子，看着看着，得細心找葉脈的紋路。最先可能會想想：十七扇門？漂亮糖？跟着，把看到的六幅相片，橫起來直起來聯想一下，當然也會想專心做門、盡責看門的阿北。然後向後看，就該想到那塊草地。末了，我們就聽到電話筒那邊的聲音，必須好好消化這些聲音。——這是片新奇的葉子。

（二）

鍾玲玲《我的燦爛》。這是片沾了露水的嫩葉，風一吹，有點不由自主，柔柔搖曳，無聲淌下淚，分明哭了，但又沒有哭，好不叫人心疼。

她說：「那一種明淨，算是今生我們曾經有過了。」眞的，從「趕緊的做一件很正經的事」，卻給捉到囚籠裏去的時代，一直到「我的兒子怎樣怎樣」的日子，那都是一片明淨。儘管她自己寫道：「以前是水，現在是石頭。」但看罷這葉，就該明白，以前是水，現在是水，只爲那明淨仍在。

（三）

何福仁《龍的訪問》。忽然想起，世上該有屬於那株六丈高的樹的葉子，憑着本幹的沉厚，葉便有護蔭的柔和。我很古老，堅持詩該溫柔敦厚，這裏就有。

（四）

淮遠《鷓鴣鞦韆》。他說自己愛植一種羽狀葉的黃槐，但這卻整整是一撮生在仙人掌上的針狀葉。本來，它爲了適應生存才變成這個模樣，但也會無意刺得人生痛。

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二日

溫厚之言

細讀高雄先生《給女兒的信》，感到頁頁都是長者的溫厚。

高先生（我不習慣稱他三蘇先生）以怪論著稱，許多人都認爲他的文風諷刺尖刻，但我總覺得這樣說不夠全面，因爲在嘻笑怒罵的文字背後，往往有股仁者之風，就是針對不正不當的人和事，運筆如刀的時候，也正表現了他宅心仁厚。看怪論，可能不易觸及或忽略了這種內涵，但看《給女兒的信》，就可以感受高先生那如春風的溫厚。

以長輩身份向年輕人說人生道理，最不討好，也最容易流於板起面孔說教，甚至表露了成年人對後輩的「專橫」。

高先生那四十一封信，說的都是人生、處世的大道理，但卻沒有「權威說教」的毛病，我想，最重要的是高先生寫這些文字，目的不在「教人」，而是以開明的態度、親切的口吻，眞摯的感情，來說自己的人生觀。

開明的人旣有自己的主見，但又不排斥別人合理的見解，必要把事情看得通透；可是，洞察世事的人，卻很容易對人失去信心。

既開明，又不失信心，這種態度就一定源於溫厚。

高先生在每一封信裏，都充份表現他對世事的洞察，而用情理恰當的態度分析。對於紛繁世態，他仍堅定地說：「我說過，對別人有信心，就是對自己有信心，人是靠信心支持的，自己失去了信心，人生就很悲哀了。」（《信心篇》）這種信心才經得起考驗。

面對許多青少年問題，看得太多「代溝」的悲劇，就感到社會實在需要更多開明而溫厚的長者。可惜，這是個盛行霸氣的時代。

正因此，《給女兒的信》，就更深深感動了我。

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九日

這本書

假如，我說有一本書是說現代人與「主宰」之間關係的，你猜它是甚麼書」該有多厚？它不是聖經，它只有七十五頁。

也許，現代人與「主宰」關係，這句話有誇大的嫌疑，但影響我們生活、思想，決定我們的人生觀、價值觀的一種力量，不是「主宰」是甚麼？

如果要補充一下，可以說：「我們」不一定指所有人，「主宰」也不是唯一的。

那是周兆祥編著的《廢除電視？——電視與人生的探討》。

我們常常坐在電視機前，一面看自己也覺得完全沒有意義的電視劇，卻一面捨不得關掉它，甚至第二天朋友相見的話題，竟仍是那套電視劇。關心社會風氣、道德教育的有心人士，總不明白電視台負責人選材時，爲甚麼總愛渲染反社會行爲，而不多表揚人性的正面。我們幾乎理直氣壯地認爲電視是鬆弛精神的最好「工具」，我們感謝電視帶來豐富的知識，我們以爲通過電視可以跟外界溝通。……

也許，有人已經了解電視的魔力，但卻毫無辦法有系統地反抗這「極端微妙、難明、强

在一個經過人家細意安排的假像中，完全失去自我思維和創作能力。

力的機器」。漸漸，我們像受了催眠，以爲自己生活在知識豐盛的世界裏，其實，卻原來活

以上各種情況，都是現代人與電視的關係。甚麼道理會這樣，我們不是完全不明白，但又像有理說不清。這本書，就蒐集了專家的意見，加上編著者在香港的實際體驗和對這些問題的探索所得，爲我們分析人與「主宰」的關係。沒有嚇人的學術專門名詞，只有平易顯淺的文字，卻提出一些關係人類未來安危的問題，讓我們仔細思考，也正是本書的特點。

一九八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下筆謹慎

跟一些做過公開徵文評判的朋友談起，大家都有共同的意見，就是大部分作者的文字太粗疏，送來的稿件，很容易看得出是「一揮而就」的東西。這「一揮而就」並不表示作者才氣橫溢，而是執筆時想到就寫，寫好就寄，連重看一遍，稍加修改或看看有沒有錯別字的耐心也沒有。有些文章，很具新意，相信作者潛質不差，但一看文筆，就不禁叫人皺眉。好幾次，選定了冠軍作品，仍因文中病句太多，刊登出來，惹人笑話，只好請評判在評語中特別指出，或者取消冠軍，改為雙亞軍，以示作品還不到冠軍水準。遇到這種情形，我們都感到十分可惜。

文筆粗疏的病因很多，除了駕馭語文基本功夫沒做好外，恐怕最重要的是不懂或不肯修改。我們看名作家筆下的名篇好句，都該明白「得來不易」。它們可能經過無數錘煉，多少次修改，才出現我們眼前。最近讀到朱泳燚著的《葉聖陶的語言修改藝術》，從作者的仔細研究對照，我們看見前輩作家對用字遣詞的嚴謹態度——修改過程中，連一個「了」字「的」字也不放過。有些人會認為整篇文章，只要說得條理分明，多一字少一字，沒有相干，用詞

更不必小心推敲，但且看一個早已成名的作家，對自己幾十年前的舊作，還嚴格地逐字逐句修改，就了解用字適當的重要性。

說起來，《葉聖陶的語言修改藝術》這本書眞值得國文科教師和講究文筆的作者參考。書裏依葉氏修改情況分類，又把原句和改句列出，再稍作理論分析。看這書，我給自己一個「測驗」：看了原句，先想想有甚麼要改的地方，然後再看改句，這一下就知道自己的功力差多少了。讀完這書，不由得不佩服前輩的下筆謹愼精神。

一九八三年六月十二日

公道話

終於，大陸有人肯爲香港——在文人筆下的香港，說句公道話了。

看到太多挖香港陰暗面的文字，我已經說過不少不滿的話，但有時候，也不禁暗自檢討，這是不是大香港主義作祟？看見人家說自己的不是，就老大不歡喜。早就明白，作家們把香港陰暗寫出來，也有他們的立場——或者苦衷，而香港跟其他大城市一樣，的確難免有醜惡的東西。只是再深切想想，它細小、它長久在別人的統治下，它長久得不到母親的照顧，但它依然不斷成長，而且包容了幾百萬人，那裏面必然有一些特殊優點。幾百萬人如何在裏面活着，一定不是單靠用罪惡、黃色、炒股票地產、跑馬、跳舞這些概念來說明，就解釋得了一切的。可是偏偏就有人這樣做，目的是甚麼？想來實在令人心痛。

三十八期的《隨筆》，刊出了陳紹偉的一篇文章，叫做《香港，我面對你思忖》，讓我終於聽到另一種聲音。他指出大陸作家筆下的香港，「，「是一幅殘缺不全的畫面，是一幅不盡精確的畫面」。爲甚麼會這樣呢？他爲我們找出答案來了，……「從未到過香港的作者，居然寫洋洋萬言的香港題材作品，怎不漏洞百出？到香港旅遊幾天，缺乏深入的調查分析，

難免以偏代全。更重要的是，作者對香港的看法觀念依舊。戴着墨鏡看大千世界，勢必變色、走樣。」最後作者提出一個很切實的問題：「到了一九九七年以後，我們又該如何寫香港呢？能把中國版圖的一部分，全染上一層黑色嗎？」

我不要求凡寫香港的人都一律是「歌德」派，但正如作者說：「香港同樣存在眞、善、美。也寫出它眞、善、美的一面，還生活的本來面目吧。」爲中國、爲香港，這是應該的。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一日

悠長的夜

好一個悠長的夜！

放下諶容《散淡的人》，我禁不住用力搓揉搓揉有點麻木了的雙頰，再用手指抹着久皺成川字的眉頭。這是壞習慣，不知道從甚麼時候開始，我心頭一緊，雙頰就會發麻，眉頭也就跟着皺起來，弄得整塊臉很瘦很倦，必須用手搓揉一陣，才稍稍舒服些。……爲甚麼諶容總愛安排吃的場面？一羣人圍住飯桌，吃呀笑呀談呀，夾菜添酒，熱鬧得很，但卻把讀者帶進難以抒懷的境地，——《人到中年》如此，《散淡的人》也如此。

他們一羣人，都是知識分子罷！吃過多少道菜？白切雞、醬鴨、松花、紅燒海參、糖醋魚塊……我記不清了，楊子豐呢？那個努力愛國的牛津大學高材生、誠心誠意不畏危險翻譯過毛澤東重要文章的中國青年、「管他黨與非黨，作爲一個愛國的知識分子，在這雞鳴不已的時刻，當然應該留下來迎接新中國的黎明」的好人，他的遭遇，可記得一淸二楚，但他怎麼會戴上那麼多頂帽子：「反動文人」、「英國間諜」、「陰謀叛國投敵未遂犯」？我卻一點不明白。那樣的遭遇，竟還念念不忘入黨，又是怎麼一回事？當然，還有那個陳中雅，正

正派派入了黨的人，他的顫抖聲音似餘音不散，「說到入黨的經驗，我只有一點感受……那就是把自己當作一團麵，讓人家去揉。」那個耳聾眼花的黃老，在酒席之間，悔恨交加地說：「我懺悔。我當了多年棍子，傷了不少同志，傷了不少朋友。」……這都是一些怎麼樣活過來的人呀？這些故事，那麼陌生，卻又那麼令人傷感，我該怎樣體味它、對待它？

好一個悠長的夜！我朦朧睡去，帶着川字的眉頭。

一九八五年十月五日

重鑄人生

甚麼原因，令這本書，在敘述無數艱難、困厄、疾病、死亡的同時、又可以瀰漫勇氣、信念、溫馨、深情？讀完李英豪《給煜煜的信》，我不禁細細思索。

看得太多現世似眞還假、泛情濫情的故事，甚至誇耀無情的事件，我的信心竟然有點動搖。加上有一位朋友不止一次「勸慰」我說：「現代人不會偉大的，再沒有浪漫、凄迷、溫馨，爲對方犧牲，默默忍受苦楚的愛情故事了，你別等待爲這些故事一掬同情之淚的日子了。」這些好心腸的話，使我每想起就難過。

人，沒有了眞情，怎樣可以熬得過許多苦楚困難？怎樣享受得着的喜悅？怎樣懂得與人相交？偏偏現代人就好誇耀理性、利害、機械效能，結果，愈來愈變得冷漠痲木。

有些人泛情濫情，其實，那已經不是「情」了，立足不牢，全是虛象。

假如有人堅持把《給煜煜的信》當成情書看，那也未嘗不可，但未免把情看得太狹太浮了。我們應該看到全書透露的訊息——一個經過鍛煉磨礪的鬥士，如何實實在在活下去，如何回到現實來，再鬥一次。

這樣子的鬥，必須具有信心和勇氣才成。信念勇氣不是憑空而來，是來自深情——對妻子的深情，妻子逝去，他獨自從悲痛中回歸到現實來，把深情對待其他生命。

就這樣說罷，他夫妻倆早已化爲一體，妻子是幻作火鳳凰殉身於火，而爲夫的卻是再從火中復活的火鳥。

也許有人會認爲把情看得如此重，未免過於天眞。

但，如果情能重鑄人生，我們爲甚麼不試一試？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一心

許多人都說：現在的年輕人不愛聽長輩的話，特別稍含教訓的良言，一句「老土」就全推開了，說良言，是件吃力不討好的事。

我實在不明白，這種想法是怎樣形成的。的確有些人拒聽良言，例如問題青年，但他們不是大多數。我們不該忘記還有大部分平淡生活着的青年人。他們面對未完全展開的前路、沒認識得全面的社會、未成熟的人生觀，都充滿朦朧的盼望、懼畏、憂愁。他們在探索學習過程中，必然遇上自己解決不了的難題，這時候，就很希望有個人——經驗比自己豐富的人，提些意見，作個依傍。

我實在見過許多願聽良言的青少年。問題在誰爲他們說，用甚麼態度來說？看過洪鵑的《一心集》，我想願聽良言的人應該愛看這本書。

作者是個爲父爲師的人，教壇上下都有他關心的青年人。他用溫和開明的態度來談青年人關切的問題，難得的是他明白他們的處境，且看《港式教育與港式考試》、《科學與會考》、《但願我兒愚且魯》、《寫在兒女派發成績表之後》等篇，就可體會爲師爲父的關切和體諒。

不過，體諒不等於縱容，對青年人的錯誤，還是該嚴正指出，和提出意見。例如濫用自由、過份强調自我，往往令人變得更局限更自私，洪鷗就很坦白地說出自己的不同意見。

通過《一心集》，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眞摯的人，怎樣不避「老土」之嫌，去跟青年人談心裏的話。肯用開明態度來談一些人認爲不可談的問題，是需要勇氣的。爲了下一代，願意這樣做的人也逐漸多起來了，洪鷗就是其中一個。

一九八六年一月九日

《異端的權利》

「後代將會迷惑不解，爲甚麼在如此燦爛的黎明之後，我們還會退化回到昔米萊人的黑暗之中。」

朋友寄來一本《異端的權利》，打開扉頁，看到這幾句話，心中一寒，整夜無眠就把這本書讀完。

這是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的《文化生活譯叢》中的一本，它有一個副題：「卡斯特利奥反對加爾文史實」，作者是奥國的斯·茨威格。內容所敘，對我來說完全陌生，因爲那是十六世紀在歐洲發生的宗教政治事件。宗教改革家加爾文奪取權力後，自命爲救世主，對反對派大加殘酷鎮壓。正義而勇敢的塞維特斯和卡斯特利奥先後起來反抗，特別是卡斯特利奥以不屈的姿態——「蒼蠅撼大象」式的以文字對抗加爾文：一個大學教授如何用文字去打擊一個極權、狂妄的政權操縱者？他試圖迫使加爾文向世界解釋：如何不擇手段捏造罪名，把爲了正義的反對者塞維特斯活活燒死。但這畢竟是無望的鬥爭，他寫下了無數的文章——只能以手抄本形式在國間流傳，因爲極權的審查制度禁止了他一切著作出版。——《論異端》、《答

加爾文書》、《悲痛地向法蘭西忠告》、《論懷疑的詭計》等書在人間隱沒了幾百年。經過長期不懈的爲維護眞理，與極權者作冷靜的抗辯後，四十八歲的卡斯特利奥終於在一五六三年死於憂患。他的一生事蹟，也要等到一九三六年，由茨威格寫成《異端的權利》才公之於世。

在這本書裏，可以看到權力欲如何使一個具有先知洞察力的改革家變成獨裁者，可以看到具艮知的勇士如何在衆人喑啞的年代，在權勢壓迫下，爲眞理自由而戰。細讀卡斯特利奥一些言論，竟不相信那只是十六世紀困境中的勇者呼聲。

在這本充滿濃厚的宗教異端爭論的著作中，我們看到同一教派同一信仰的人，一旦遇到其中有自以爲正統代表的迷信者時，被視爲異端的，所遭受的壓迫和殘害，有時會遠比不同信仰的爲甚。因爲只有堅信自己信仰是眞理的人，才會冒着一切險阻，維護信仰的眞貌，對抗蹂躪自己信仰的勢力，而視他們爲異端的人，就最討厭這種熟知教義，又熱誠得連命也不顧的信徒——他們畢竟是異端。卡斯特利奥的描述很引人深思：

「我不相信所有名爲異端的是眞正的異端，……這一稱號在今天已變得如此荒謬，如此可怖、具有如此恥辱的氣氛，以致於如果有人要去掉他的一個私仇，他發現最容易的方法就是控告這人是異端。一旦其他人聽到這可怕的名字，他們就嚇得魂飛魄散，掩耳不迭，就會盲目地不僅對被說成是異端的，而且對那些膽敢爲他講一句好話的人進行攻擊。」

面對狂怒急躁的獨裁者，愛好和平的信仰擁護者卡斯特利奧，既不公開對抗恐怖政治壓迫而過早成爲烈士，也不爲保持內在自由及保住生命而表面裝作屈服，成爲啞巴，更不作流亡者。他忍受極多不公平對待，包括剝奪言論及出版自由，無端的揑造誣告，謾罵和挑釁，失業與貧困，但卻不斷地提出冷靜的辯論。他不厭其煩，一層層揭露獨裁者的傷害公理的面目，這種抗爭態度，需要極大勇氣，而也更容易使對手暴跳如雷。如此，對手更容易陷入瘋狂狀態，超速顯露敗亡之機。

無望的鬥爭，也許，只指鬥爭者未必及身可見勝利之果，但歷史，和人類的良知，總能判別眞理勝利屬誰！

一九八七年四月八日

《富饒的貧困》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向未來叢書》，在一九八三年陸續面世，在中國當代的出版史裏，實在是一項光輝紀錄——它標誌着長期封閉後，中國人智慧再度開啓，嚴肅而認眞的對自身文化歷史、對外國的認識、對未來的探索，對歷史的反省等等問題作深入而客觀的思考。這種探索，在許多規條框框局限下，也是一種艱難的選擇，而其中一本叫《富饒的貧困》，能夠在中國土地上出現，更應算是「異數」！

我們從小學的中國歷史地理教科書裏，就開始認識祖國是個「地大物博」的國家，長大以後，雖然明白在這塊土地上，原來還有許多缺陷，但依然相信「地大物博」這句話的眞實性。《富饒的貧困》的著者經過調查，也告訴我們這句話的眞實性：「佔我國國土面積一半以上的貧困落後地區，恰恰擁有我國經濟賴以振興的重要資源。」物是博了，但地區卻是貧困落後。於是著者在書中，呈現的是許多實地調查資料：每個地區的各種資料數字，近年大量經濟改革後產生的變化情況。在政府强調經濟改革成果的鋪陳外，著者同時展現令人震驚的貧窮個案：在高寒陰濕山區裏生活的七千多人，竟有四千多人沒有棉衣，終年吃不飽。也

有地區十八戶七十三人，只有十條被子，按一戶一床算，有一半的人家居然連被子都沒有。也有地區，十四五歲的姑娘有的連褲子都沒有。一連串令人震驚的富饒與貧困的數據後，著者必然考慮構成這種種矛盾的成因。最後，找出的原因是：「落後的本質規定：是人的素質差。」而人的素質差，自然也歸咎到教育問題、政策問題，長期惡性循環，加上不作全盤根本改革，結果還是貧困。

面對貧困，要解決問題，單從短視、無整體計劃的所謂新經濟政策入手，著者也從經濟角度看出許多毛病來。他們提出盲目吸入外資和中央草率資助落後地區，都不是辦法，因爲事實擺在目前，「在這一切繁榮圖景背後，是年復一年越來越多的巨額虧損，是中央財政年復一年越多越多巨額投入，是落後地區三分之一的人民，依然生活在貧困之中」。而且，「有錢，並不等於就有現代化。只要本地自然經濟狀況不能根本改觀，引進外資再多，也無濟於事。」眼看中國變成「一個越輸血越貧血的生命。」這些話在一九八五年說，已經嫌太遲，因爲兩年後的中國經濟困境，正是兩三年前惡性經濟政策的果報，但正因如此，証明中國不是沒有人預先警告，只是執行政策的人並沒有聽取這些忠言。

著者也明知這些「貧困」不能一下子消除，就忍不住提出一些提示性的說明，包括：「强化政府職能」，「人才開發與引進」——這一點，在乎引進新的人才，穩住現有人才，減少智力外流等方面，都跟全國政策是否合理極有關係。「平地建新城」——採全新概念建設新

城市，成爲改革試點區。「民族與宗教」——光花錢買不來民族團結，放開手腳，給予信仰自由，利用宗教中的積極性，竟可助完成經濟振興。以上所說都是一目了然的好辦法，但著者無法不有這樣的慨歎：

「然而，我們最終面臨着一個樸素的問題：誰去轉變？」這一問，問中要害了！

關心中國的人，這是一本驚心動魄的書，它的副題爲《中國落後地區的經濟考察》，又何嘗不是全中國命運的考察？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六日

談書評

在一九八七年第三期的《讀書》裏，郭宏安的一篇文章：《電視：文學批評的新媒介——訪法國文學批評家貝爾納．比沃》，很值得提出來談談。文章講述作者旁聽了一次由貝爾納．比沃主持的電視節目：「新書對話」，看主持人怎樣介紹新書，怎樣對接受邀請來參加的作家的質詢。那些作家都是激進和善辯的，作者說：「這樣一個强大的、危機四伏的陣容，對貝爾納．比沃來說，無疑是一次嚴峻的考驗。」節目完畢後，作者訪問了貝爾納，這個以記者出身的文學批評家這樣說：「說到文學批評，法國目前有兩種，一種是大學教授的批評，一種是新聞記者的批評。前者是一些專門的研究，出版的書往往印數很少……因此廣大公衆無緣接觸。……我對那種把一根頭髮分成四瓣的批評不感興趣。新聞記者的批評則是面向廣大讀者的，是一種情緒批評。」

一根頭髮分成四瓣，眞是很有趣，雖然有點刻薄，但仍不失恰當的比喻。學院派板起面孔，高深莫測又充滿專有名詞的文學批評，自有它存在的價值。世間自然需要專家把一根頭髮分成四瓣來深入研究，然後找出柔潤如絲、烏黑如墨的秀髮構成因素和保養妙方。但對一

般人來說，這類研究，並無意義，只要專家能告訴他們，到那裏，可以看見一頭秀髮，或怎樣保養就行了。正因如此，面對大衆的文學批評是很重要的。報紙、電台廣播、電視節目，都是十分深入人心的媒介，也只有利用這種媒介，才可以面向大衆。有些人對這些大衆傳播媒介不免疑慮，他們會不會爲了討好聽衆而把書評的水準和格調降低了？此外，一旦處理方法不善，會不會弄巧反拙，嚇跑了聽衆？這都是值得注意的問題，但不是不可以解決的問題，態度和方法很重要，聽衆是可以接受教育的。

比較可行的方法，是貝爾納所謂的「情緒批評」，貝爾納這樣解釋：「主要談他們對某一本書的感覺，很難設想報紙上的一篇書評是從結構主義的角度寫成的，因此可以說，從事日常批評的批評家們並不遵循甚麼一定的方法。……大批評家的印象固然有可能使人頓開茅塞，就是小批評家也容有一得之見。……所謂印象，不獨是產生自原作的撞擊之下的一種創造，而且也是對原作的一種可能的補充。」對某一本書的直覺領悟和生動感受，應該是最先也最能開啓人心的，有時也是最獨特的。

情緒式批評，就是文評家作爲一個誠懇的讀者，心接心地讀着某一個作家的靈魂和闖入他的內心世界，然後，找出可貴的和遺憾的，再用誠懇的態度，把這種感受轉告其他人，打動他們，讓他們也情不自禁的——也許是不滿足於文評家所說的，自己去找那一本書來看看。不過，情緒批評的準則，全看文評家怎樣掌握，否則很容易流於個人狹窄小圈子、偏激和執

拘等毛病。所以貝爾納提出好批評家該具備的五種質素：文筆、學識、好奇心、個性、勇氣，我覺得還應加上開放和公允的心態。

篇簡浩如烟海，現代人要注視的事物很多，生活節奏又快，許多人不是不想看書，而是書太多，有點無從看起。好的書評家，正好爲他們先做了一番選擇功夫。那些好書評家又不是高不可攀，他們容易接受或被打動，慢慢自己也生出對書的獨特見解，品味也逐漸提高，這就是情緒批評的功效。

到時候，有些讀者的程度足以看「把一根頭髮分成四瓣」的書評，有些讀者依舊信任情緒批評，那沒多大關係，反正，都是一條讀書之路。

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一日

我看《翅膀》

本來，答應到香港電台去談蓬草的《翅膀》，臨時患上感冒，只好缺席。但對於這電視劇本跟小說的關係，也有點意見，可以在這裏說說。

「小說家族」的出現，引起了一些討論，就是編導怎樣演繹小說原作的問題。編導當然有「權」演繹他所讀到的作品，或改動增減原作的情節，不過，重點仍在合不合理，對原作精神有無幫助。《翅膀》的編與導，都能掌握原作的精髓，正合蓬草所說：「阿木是一個好人，而他的同事們則絕對不是壞人，但不是壞人，也有可能做出傷害別人的事。只因阿木的心態和行爲和同事們的不一樣。『團體』便要把『個人』排擠，以維持『少數服從多數』的所謂眞理，及保障『團體』帶來的安全感。」而其中加插的一個情節，我覺得很好，就是開始時的一場山火，面對跟自己有一段距離的山火，阿木的態度就跟別人不一樣。同事也出來「看」山火，看見不會燒近，就若無其事地回去睡覺，但阿木,獨自一人在烟火殘餘中走着，這樣，旣把原作中僅有的抽象描述：「他有着人所應有的品質：謙遜、良善、溫柔。」具體地表現出來。同時，在焦木殘烟中踽踽獨行的阿木，給我們一個延伸的聯想，在一場來勢猛

烈的羣火中，木，只有燒焦。這可當成伏綫，也可使全劇的無奈氣氛增厚了。這片段，比阿木與小孩子在白牆上畫畫，更能表現阿木的良善溫柔，而意念也更豐富。至於最後一隻誤入室中的鴿子，引起衆人的「亂」，我倒認爲可有可無，因爲在前面一件一件小事，已經足夠支持一個「異端」在羣體中引起的「亂」，不必借助這眞實的鴿子來點題。何況，這一實寫，可能破壞了原作結束的那種朦朧幻意。

一九八七年七月二日

日本之謎

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走向未來叢書」，令人刮目相看，貴州人民出版社「傳統與變革叢書」也值得注意。這套書到港的並不多，我只買了林毓生著，穆善培譯的《中國意識的危機》。在叢書目錄中，我最感興趣的是：梁治平、齊海濱等著《新波斯人信體——變化中的法觀念》、王潤生著的《我們性格中的悲劇》、謝冕著的《文學的綠色革命》，卻還沒看到。最近在書店中，買到梁策《日本之謎——東西方文化的融合》，雖然也是同屬一套叢書，可是初買時並不重視，只因出版說明說作者是個留學日本兩年的學生，「通過留日學習兩年中的見聞實感，運用大量有聲有色的形象材料，爲我們勾勒了東西方文化在日本融合的歷史足迹。」推想它的內容大概跟許多遊學雜感差不多，頂多加點文化學的觀點而已，當成閒書翻翻也好。

誰料一翻之下，發現這本開首貌似閒書的書，竟蘊藏着作者深沉的思維，和用心良苦之處。如果把此書當成一本日本留學兩年見聞錄，內容就嫌太淺，它說的別人到過日本也會說，但經作者苦心組織成文，就變成一本說中國的書。段段說日本，實質處處講中國，看人家反

省自己，正是本書精神所在。

作者在書中最强調的是日本人如何利用「柔軟性的思想方法來吸收外來文化」這一項特點，他敘述明治維新前夕日本鎖國政策情況，及如何在自我封閉的狀態下，衝出重圍，就正好讓鎖國幾十年的中國，看到自己以後該走的道路。所謂「柔軟性思想方法」，是不以權威或經典作思想結論，「而是追求思想展開的程度，他們也不努力把問題講得斷然，肯定，而是力求把問題講得深，講得有探討的餘地。」

這種訓練促成日本現代化的迅速發展，中國又如何呢？作者筆鋒一轉，忽然說起中國儒家經學思想來，在「山窮水盡與柳暗花明」一節中，如同許多反對新儒家或反儒學的新一代大陸學者一般，作者極力主張只有擺脫經學思想，才可確立科學思想規範的性質，也才能把人的個性解放出來，充份發展經濟所需的才能——日本人就是一個好例子。但細心考察這章節文字，作者有一段話與儒家與日本均無關係的：「對待科學的學說，可以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一種是按照它的本來面目把它當作科學，一種是違背它的初衷把它當作經學。對馬克思主義採取教條主義的態度，實質上就是把馬克思主義塞到經學的最高教義的神位上去了。……科學思想一旦被封閉在這個位置上，它的生命也就停止了。」這不禁叫人深思，目前他們反儒家經學反得那麼賣力，實際意不在此，「儒家」只不過一個代名詞，作者認爲日本擺脫了經學思想方法，故在制定政策時也能「不輕易否定，扼殺那些按某種既定原則看來是荒

謬的東西。」這種說法，不是也可以針對今天的中國情況嗎？

其他部分如說日本人的辦事效率、盡職精神、文明教養，在在均緊扣中國人的所缺而發，最終目的是：「只有丟掉一維價值觀模式，傳統文化才能在多維價值觀模式中成爲有益的東西。悠久的歷史所形成的深厚的傳統，只有在它的束縛被打破時，才能成爲使現代文明增强活力的更加深沉的因素。」至於書中偶插一段指摘資本主義和「異化」的缺點，特別是「代跋」一節，揭露日本的陰暗面，顯得與全書格調很不統一，我們看了，或可理解爲：作者爲了確保該書「無恙」面世的一種無奈但必須的手法，那就不苛求了。

一九八七年九月五日

讀梁先生的書

梁漱溟先生以高齡去世，睿智風骨，世間又少一人！

據報載，梁先生接受台灣客人訪問，客問有甚麼話對青年人說，梁先生說：「好好理解中國傳統文化，讀我的《中國文化要義》。」這是梁先生的遺言，莫等閒，這兩句話，裏面藏着梁先生一生的學問，一心對中國的關注。

當一般年輕知識分子都讀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孫隆基的《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而又近乎深信不疑的時候，我就不禁想：他們為甚麼不看看梁先生的《中國文化要義》？

中國傳統文化的優劣，的確需要從頭檢討反省，但反省必須認眞了解才能做得徹底。並非一知半解或徒觀表面行為：抓住一些人人共知的缺點，就大加批判，就算檢討。甚至有些人根本沒有接觸中國的傳統文化，採摘些人云亦云的傳言，再用所知西方理論，量體裁衣地去証實中國傳統文化一無是處，把一切不幸，歸咎於他們自己並不深知的文化體系，而信者又絡繹於途。這對中國文化以及民族性的改善，是沒有好處的。因此，早在四十年前，已以「認識老中國，建設新中國」為信條的梁先生、對中國傳統文化深有研究的梁先生，就從不

同角度剖析了中國文化的優劣及其成因，寫成了《中國文化要義》，讓我們能既宏又精地看到自己民族的得失取捨，這不是單單指出醜陋，以快一時之意，而是指出病源所在，以便對症下藥。這才是愛中國的表示。此書所言，後人如殷海光等說及中國文化時，大體重點均不出其範圍。可惜，幾十年來，因政治壓力，許多人並不知道此書。如今梁先生逝去，適值陳坤耀先生在「十本好書」活動中，又推介此書，我深有同感，爲對梁先生致敬，爲中華民族，我們要好好讀梁先生的書！

一九八八年七月十五日

換掉影子的大學生

人們都在說《布拉格之戀》，我卻想着《布拉格的大學生》，一套拍於一九一三年的德國電影。

布拉格有一個英俊的大學生，又是個出色的劍擊手，可是他很不快樂，因爲自己貧窮沒法子追求貴家小姐。一天，具有法術的老人對他說，可以令他富有起來，條件只是從他房子裏拿走一樣東西，大學生看看只餘四壁的家，沒一件值錢的東西，就很爽快答應了。果然，他擁有許多許多錢，老人拿走他甚麼呢？是鏡中他的影像。最初，他很恐懼，但沒有了鏡中影，又有甚麼關係呢？想了想，他就十分歡快地去過他日夕盼望的富豪生活，去追求他思念的貴家小姐了。誰料，那鏡中影——他認爲微不足道，輕易換掉的影子卻不受控制地四出爲患，不斷在他面前出現，使他深受困擾。終於，他只好把影子殺死，而他自己，失掉影子的人，也死了。

幾十年後，昆德拉寫的那個布拉格醫生拒絕簽署別人認爲微不足道的認錯文件，而失掉了別人認爲理想的專業資格，寧願當個抹窗工人，繼續依自己的原則活下去，竟與布拉格大

學生的故事，有着很微妙的遙遙呼應。一個道理，正反兩面，變成兩個故事。

影子是自己的，大學生以爲失去也沒有問題。原則是自己的，醫生以爲失去就十分重要。輕與重之間，如何衡量？別人沒法子說淸楚。千鈞一髮，就全在個人方寸之間的抉擇了。但方寸之間，又像依據甚麼來定抉擇呢？教育？道德？大學生換掉自己的影子，跟教育道德有關係麼？醫生與同輩人受的教育相等，他的私人生活也不見得合乎道德，他倆依據甚麼，定出了輕重的抉擇？

失去影子的大學生，他原以爲自己一無所有，就輕率地答應了老人。誰料，他忘卻還有屬於他自己的影子。輕重之間，恐怕就在這一念了。

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細讀

在《八方》第十輯裏，談到沈從文先生評改《邊城》電影文學劇本，深深感動。前輩光華風範，就在那一評一改中表露無遺。我們有幸，在無奈的停筆幾十年後，在他離開世界之前，沈老爲我們留下這一評改，讓我們明白，創作，該是如何用情的一件事，該是如何認眞的一件事。

這一評改，充滿了一種纏綿的鄉土之情，也體現了作家對待中國文字的一絲不苟態度。我想：只要細心研讀，無論是文學愛好者、地理愛好者、民俗愛好者、語文教師……都必有所得。看了這評改，才知道更多的湘西風貌，更多《邊城》的細節，也更了解一個作家的觀察力和心思。最重要的，我們感受到一個中國人對鄉土依戀的情懷。故鄉的一草一木、風聲雨影、人歌犬吠，六十年來還在作家的心底保留得清清楚楚。我們眞該慶幸，中國現代文學，有這麼好的一個作家。

從《沈從文致王渝書》裏，沈老談到作家的培養，說：「總是得從工作實踐中，去作十年八年的辛苦探索，甚至於得從成功和失敗兩方面討經驗，才能逐漸使工作穩固。應當在各

種天然風晴雨雪生活裏去明白人、理解事，並從千百種不同作品中得到啓發，也從自己千百次實習中明白得失，出過大量成熟作品後，才會得到眞正紮實有用的經驗。也有人出過十本八本書後，還是不會有結果，終於受淘汰的。」我認爲這段路，不只作家，就是一般人，也值得深思，看看能否從中得到啓發。

中國曾經有過像沈從文那麼好的作家，可是，中國又冷待了他幾十年，我眞不知道將來文學史家該如何向中國人交代？沈老逝去，卻會長存，人爲的乖誤，無法掩蓋優秀作家的光華。

細讀評改，作爲我對沈老的致敬！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四日

再說評改

改編《邊城》爲電影劇本的姚雲、李雋培眞有幸，難得遇上一位細心在意的好老師——沈從文先生爲他們逐句評改。只要好好琢磨，這一評一改，就包含了無限學問絕技，容許誇張點說，創作高手眞傳秘笈，也就是如此了。

評改可分成三部分，一是作家對生活層面的常識，例如劇本寫「虎耳草在晨風裏擺着」，作家就評：「不宜這麼說。虎耳草緊貼石隙間和苔蘚一道生長，不管甚麼大風也不會動的。」劇本許多處說到狗，大概編劇者有點想當然，總不忘加上幾聲汪汪地吠叫，可是作家就很小心指出，沒人走過狗不會叫，鄉下的狗離開了家就十分老實。編劇寫端午節下着毛毛雨，作家評說：「端午節不會下毛毛雨，落毛毛雨一般是三月裏。」編劇寫人物手中火把將影子長長投在大石上，作家評說：「這似不必要，因爲本人手中的火把不可能把本人影子拉得多長。」還有許多細節描寫不合鄉間實情的，作家都一一給他修正了。這就是眞眞切切的生活體驗和觀察，儘管編劇的文字寫得多美，卻不是湘西風貌，騙騙外頭人還可以，在湘西人眼中，就不是那一回事。

另一評改部分是形容詞的準確性和運用詞句與全文格調是否配合。例如劇本寫「燈光爬上二老滿是雨水慘白的臉。」作家評：「形容詞缺少應有的準確性，就給人不真實感。」劇本寫「後影看去，苗條得像一根箏子」，作家改「長得像一根抽條的春筍。」評「應避這麼無效果的形容。」劇本寫「依然沒有翠翠的倩影。」作家評改：「改影子，評：俗氣了。」劇本寫天保大老見了翠翠，「有點神魂顛倒。」作家評「添上去不倫不類。」掌握文字要準確，許多描寫看似信手拈來，但作家實在下了功夫，把心中要寫的形象，準確傳遞給讀者。「倩影」和「影子」表面看來沒多大分別，但放在山純水樸的《邊城》裏，「倩影」就是俗了。而大老眼神顯出「神魂顛倒」，就太像浪子，真的不倫不類。

評改第三部分，文字修辭的正確要求。這一部分,作家只是改了,卻沒有說明改的原因，大概認爲那是寫作人應有的常識，不必一一細說。我相信他那麼一改，也不是一般人知道原因的。中文老師改了學生病句，說出理由，還是恰當的，我不妨試解一下。劇本寫「船正載着十數位搭客過河。」「十數位」改爲「十幾個」。「十數」不是口語，而「位」多少含敬意，一般量詞，用「個」才合理。常常在廣播中聽見廣播員自言：「今日兩位主持人係……」自稱爲「位」，錯誤更大。劇本寫老船夫悲凉地說：「日頭落下去了，我也太老了。」「太」字改爲「夠」字，這「太」字，自己用上，有斥責意，但「夠老」，就飽含了感慨，寫出了老船夫對落日思年光的惆悵。劇本寫「翠翠和瞌伏在她腳下的黃狗。」「瞌伏」改「依貼」，

「腳下」改「身邊」。「瞌伏」是個生造詞，而且失去「狗依主人」這種情感，而「狗在腳下」是不合實情，除非翠翠「踏着」黃狗。寫對話，最重要是合人物身份、性情，不能犯上如老舍指責的「不是人話」的毛病。劇本寫儺送說：「爹，你莫問了……我求你，你莫問了。」改成：「爹，你不要問了……我求你，我就是不要。」「莫問」是書面語，不合儺送的身份，而加上最後一句，足反映他的堅拒態度。

作家這樣細意斟酌運詞用字，現在許多人看來，可能覺得吹毛求疵，讀者粗心讀來，也不會發現「腳下」有甚麼不妥，但正因作家這樣嚴格要求，我們才了解文字是可以如此準確的。而沈從文能成爲一位偉大作家、一位令合格讀者念念不忘的作家，原因也就在他的修養。許多評論家正擔心年輕一代的作家，在生活體驗上雖然足夠，但文字修養卻愈來愈貧乏，這樣發展下去，中國文字的精鍊細緻特色，就會逐漸在他們筆下消失，再下一代讀者對文字的敏感，也無從鍛鍊了。我想，這種危機已經來臨，眞不知道該怎樣做才好。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寫在書邊上

剛讀完刊在《八方》上沈從文先生評改的《邊城》電影劇本，就收到姜德明先生寄贈《燕城雜記》，裏面有一篇文章：《寫在「邊城」的書邊上》，使我很感興趣。原來，在十多年前，姜先生在北京琉璃廠的舊書舖裏，買到一本在書邊上寫滿注釋文字的《邊城》，考查之後，証明是沈從文的親筆。

姜先生抄下一些寫在書邊上的文字，我想看到姜先生的書的人不會多，而這些片段又更能反映沈老對《邊城》的眞實感情，因此轉抄幾段：

在自注本最後一頁：「一個人記得事情太多眞不幸。知道事情太多也不幸。體會到太多事情也不幸。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一日校注此書完事。從文。」「一九三六年三月七號看過這書後半部，無聊。我應當寫得還好一些。」「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早上看過一遍，心中很凄凉。三月十六日改正六處。」「三月二十一日看此書一遍。覺得很難受，眞像自己在那裏守靈。人事就是這樣子。自己造囚籠，關着自己，自己也做上帝，自己來崇拜。生存眞是一種可憐的事情。」

一個作家對自己的作品，看了一遍又一遍，又那麼感動自己，這故事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邊城》。但我仍有點不明白，沈從文當年所說「無聊」是指甚麼，而「凄凉」又是爲了書中的翠翠呢還是整部小說？

另外，原來書邊上，也有許多與電影劇本評改部分相似的注釋，例如：「好醬油」，作者自注：「醬油出湘潭、長沙，故湘西人多托下行人帶醬油送禮，如別地方送酒一樣。」「請保山來提親。」作者自注：「媒人。」由這些書邊上的字，總可理解沈老不是晚年面對電影劇本才如此認眞評改，而是在早年，他對自己的要求也一樣的嚴謹。同時，也証明了他對鳳凰縣的臨水小地方的情意，是幾十年不變的。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附錄·

小思著作目錄（單行本）

（截至一九九三年爲止）

著作：

《豐子愷漫畫選繹》（一九七六·二·第一版　一九九一·五·修訂第四版　一九九一·九·第四版第二次印刷）
《七好文集》（合集）（一九七七·九·第一版　一九八二·三·第三版）
《路上談》（一九七九·十·第一版　一九九一·十一·第十四版）
《日影行》（一九八二·八·第一版　一九九一·五·第七版）
《七好新集》（合集）（一九八三·四·第一版）
《承教小記》（一九八三·七·第一版　一九九〇·十一·增訂第三版）
《三人行》（合集）（一九八三·九·第一版　一九八六·十·第六版）
《不遷》（一九八五·八·第一版　一九九〇·二·第三版）
《葉葉的心願》（一九八五·九·第一版）
《香港文縱——內地作家南來及其文化活動》（一九八七·十·第一版）
《彤雲箋》（一九九〇·十·第一版）
《今夜星光燦爛》（一九九〇·十一·第一版）

《香港文學散步》（一九九一·八·第一版）

編輯：

《緣緣堂集外遺文》（一九七九·十·第一版）

《香港的憂鬱——文人筆下的香港（一九二五—一九四一）》（一九八三·十二·第一版）

《茅盾香港文輯》（一九八四·十二·第一版）

《許地山卷》（一九九〇·三·第一版）

《不老的繆思——中國現當代散文理論》（一九九三·二·第一版）

盧瑋鑾（1939－　　），原籍廣東番禺，出生香港。筆名：小思、明川。一九六四年畢業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中文系，獲文學士銜。一九六五年畢業羅富國師範學院，獲教育文憑。畢業後任中文中學教師，一九七三年赴日本，任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回港後再任中學中文教師。一九七八年任香港大學中文系助教，一九八一年獲香港大學哲學碩士銜。一九七九年起任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講師，一九九二年八月任高級講師。

歷任：

1974	香港「青年文學獎」評判、香港市政局「中文文學獎」評判，及各大公開徵文比賽評判。
1986	「香港文學藝術協會」財務。
1986	「香港文學研究會」秘書。
1986－1989	“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文學小組委員。
1987－1990	《八方》文藝叢刊編輯。
1989	啟思出版社出版，香港中學《中國語文》教科書顧問。
1989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出版，香港小學《語文》教科書顧問。
1990.5	受聘為香港嶺南學院「現代中國文學研究中心」(Centre for Modern Literature in Chinese）名譽研究員。
1990.6	受聘為香港市政局「香港文學雙年獎」籌備委員會委員。
1991.6	受聘為香港市政局「香港文學雙年獎」散文組評判。



本書簡介

小思以學者認真做學問的精神，發微鈎沉對中國新文學史料的搜集、編纂和研究貢獻良多，有目共睹；小思以散文家筆觸抒寫的散文，感情真摯深沉，文字典雅優美，一紙風行，深受海內外讀者的歡迎。本書依然保持了她散文的一貫風格，書分四輯：或懷念故友、親朋、尊師；或攝下旅途片斷，訴說某種體驗；或舀生活長河中一瓢，抒發心中所思所感；或書林中擷採一片小葉的芳香，與您共享。每篇文章，無不體現了她「寫得真，想得深」的美麗動人情懷。

ISBN 962-449-058-9

9 789624 490589

封面攝影・設計／水禾田

ISBN 962-449-058-9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H.K. $45.00